

# 《系辞上》精要：君子安身立命与《易》之序的哲学探究



本文深度解读《系辞上》中“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的核心命题，结合先秦语境、孔子学统及《周易》结构，阐释君子如何通过体悟天地之道，以《易》为安身立命之基，观象玩辞，最终达到“吉无不利”的境界。

玄机编辑部 · 2026-02-07

周易

系辞上

君子之道

象辞占

孔子易学

# 目 录

## 总 序

### 第一章：《繫辭傳》之成书背景与学术地位

- 一、《周易》经传之分际
- 二、《繫辭傳》在"十翼"中的特殊地位
- 三、这段文字在《繫辭上傳》中的位置
- 四、为什么是"是故"二字引领?
- 五、先秦"传《易》"之谱系

### 第二章：逐句精解——"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

- 一、"君子"之内涵
- 二、"居而安"之深义
- 三、"《易》之序"的多重含义
  - (一) 次序、顺序
  - (二) 秩序、法则
  - (三) 叙述、陈列
  - (四) 综合理解
- 四、"居而安"与"居不安"的对比
- 五、历史案例：文王拘羑里而演《易》
- 六、"序"与"道"的关系
- 七、小结

### 第三章：逐句精解——"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

- 一、"乐"字之辨析
- 二、"玩"字之深义
  - (一) 反复研习、体味
  - (二) 深入把玩、欣赏
  - (三) 从容不迫的态度
- 三、为什么特别提出"爻之辞"??
  - (一) 爻辞更为具体、细致、生动
  - (二) 爻辞是变化的具体展现
  - (三) 爻辞与个人处境的对应
- 四、"乐而玩"与"居而安"的对比

## 五、爻辞的文学之美与义理之深

- (一) 乾卦初九："潜龙勿用。"
- (二) 坤卦初六："履霜，坚冰至。"
- (三) 泰卦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
- (四) 困卦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

## 六、小结

### 第四章：逐句精解——"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

#### 一、再论"居"与"动"的对举

#### 二、"观其象"之深义

- (一) "象"的基本含义
- (二) 卦象与爻象
- (三) 取象之法
- (四) 为什么"居"时要"观象"?

#### 三、"玩其辞"与"观其象"的关系

#### 四、"象"与"辞"的互补关系

#### 五、先秦学者如何"观象玩辞"——以《左传》为例

- 案例一：《左传·僖公十五年》
- 案例二：《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 案例三：《左传·昭公十二年》

#### 六、"居"时功夫与"动"时运用的辩证关系

### 第五章：逐句精解——"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

#### 一、"动"之含义

#### 二、"观其变"之深义

#### 三、"玩其占"之深义

- (一) 龟卜
- (二) 蓍筮
- (三) "玩其占"不是迷信

#### 四、"观变"与"玩占"的关系

#### 五、"居则……动则……"的完整结构

#### 六、先秦历史案例：占筮与决策

- 案例一：《左传·襄公九年》穆姜薨于东宫
- 案例二：《左传·昭公五年》
- 案例三：《国语·晋语》重耳筮得国

#### 七、小结

## 第六章：逐句精解——"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一、"是以"的因果关系

二、"自天佑之"的经典出处

三、"佑者，助也"

四、"天之所助者，顺也"

五、"人之所助者，信也"

六、"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

(一) 为什么要"履信"?

(二) 为什么要"思乎顺"?

(三) 为什么要"尚贤"?

七、"吉无不利"的终极境界

八、天人关系的先秦思考

(一) 上古的"天命"观念

(二) 周初的"天命靡常"观念

(三) 孔子的天命观

(四) "自天佑之"的天人合一观

九、小结

## 第七章：上古视角——伏羲画卦与圣人作《易》的原始动机

一、伏羲画卦的传说

二、"仰观俯察"的认知方法

(一) 天地为师

(二) 象法并观

(三) 近取远取

三、八卦的原始意义

四、从八卦到六十四卦——复杂化的需要

五、系辞——从"象"到"辞"的飞跃

六、圣人作《易》的终极目的

## 第八章：先秦视角——《易》之学与先秦诸子的交汇

一、儒家与《易》

(一) 孔子与《易》

(二) 孟子与《易》

(三) 荀子与《易》

二、道家与《易》

(一) 《老子》与《易》

(二) 《庄子》与《易》

三、《管子》与《易》

四、法家与《易》

五、兵家与《易》

六、综合比较

第九章：象、辞、变、占——《易》之四维度的深入探讨

一、为什么是四个维度？

二、《繫辭傳》中关于象、辞、变、占的其他论述

(一) 关于"象"

(二) 关于"辞"

(三) 关于"变"

(四) 关于"占"

三、四维度的辩证统一

四、四维度与人的四种能力

五、四维度与天地人三才

第十章：修身之道——从"观象玩辞"到"吉无不利"的实践路径

一、为什么"观象玩辞"是修身之道？

二、"观象"与修身

三、"玩辞"与修身

四、从"无咎"到"吉无不利"

五、修身与治世的统一

六、先秦圣贤的修身实践

(一) 舜

(二) 周公

(三) 管仲

(四) 子产

第十一章：深层追问——为什么这段话如此重要？

一、第一个追问：人为什么需要"居而安"？

二、第二个追问：为什么是《易》而不是其他？

三、第三个追问：人人都能达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吗？

四、第四个追问：天真的会"佑"人吗？

(一) 人格神意义上的"天"

(二) 自然法则意义上的"天"

(三) 《繫辭傳》的立场

五、第五个追问：这段话在今天还有意义吗？

---

## 第十二章：全文总论——从《繫辭》一段看《易》之精义

---

一、这段话的结构之美

二、这段话的核心精神

三、这段话与《周易》整体精神的关系

(一) 天人合一

(二) 变易与不易

(三) 自强与谦顺

(四) 忧患与乐观

四、这段话的历史回响

五、结语：安于道、乐于学、明于变、善于行

---

## 余论

---

一、《易》道之广大

二、“居而安”在先秦社会中的意义

三、从“玩”到“悟”

四、“自天佑之”与个人命运

五、终章之言

---

## 附录：本文所引先秦及两汉典籍目录

---

# 对于"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的解读与探究：《繫辭上傳》

作者：玄机编辑部

## 总序

《周易》一书，上承伏羲仰观俯察之智，中经文王重卦系辞之功，下至孔子韦编三绝之学，其源流深远，其义理宏博，非一世一人所能穷尽。《繫辭傳》者，孔子述《易》之大义，发前圣之幽微，通天地之化育，明人事之吉凶者也。

本文所探究之一段文字，出自《繫辭上傳》，其辞曰：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此段文字虽短，然其内蕴极为丰富。它涉及君子与《易》之关系、居与动之辩证、象与辞之并观、变与占之互参，以及最终"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之终极境界。可以说，这段话是整部《繫辭傳》乃至整部《周易》的精神纲领之一，是理解先秦圣贤如何以《易》修身、治世、通天命的核心钥匙。

吾人今日重读此段，非为章句之学，亦非为术数之用，而是试图回到先秦与上古的语境之中，从文字的训诂、义理的疏通、历史的印证三个维度，对这段文字进行深度的、全面的、系统的解读。

本文将严格遵循先秦及两汉以前之文献，大量引用《周易》经传、《尚书》、《诗经》、《左传》、《国语》、《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礼记》、《大戴礼记》、《管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史记》等典籍原文，力求考据严谨、论证有据、深入浅出、发明新义。

全文凡十二章，另加总序、余论。兹逐章展开，以飨读者。

# 第一章：《繫辭傳》之成书背景与学术地位

## 一、《周易》经传之分际

欲解此段文字，首先必须明了《周易》经传之分际。

《周易》一书，自古有"经"与"传"之分。"经"者，即六十四卦之卦画（卦象）、卦辞与爻辞也。"传"者，即所谓"十翼"也，包括《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繫辭传》上下、《文言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凡十篇。

《史记·孔子世家》载：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此段极为重要。它明确告诉我们：第一，孔子"晚而喜《易》"，说明孔子对《易》的深入研究是其晚年之事；第二，孔子亲自"序"了《彖》、《繫》、《象》、《说卦》、《文言》等篇；第三，"韦编三绝"说明孔子读《易》之勤，反复研读，以至于编连竹简的牛皮绳都断了三次；第四，孔子自言"假我数年"，则说明他认为《易》之深奥，即使如他这般圣人，仍觉得需要更多时间来研究。

为什么这个背景信息如此重要？因为我们所要解读的这段文字，正是出自《繫辭上傳》。如果《繫辭傳》确实出自孔子之手（或至少是孔子之学的忠实记录），那么这段文字就不仅仅是一般的哲学论述，而是孔子晚年对《易》之精义的高度概括，是他"韦编三绝"之后的思想结晶。

## 二、《繫辭傳》在"十翼"中的特殊地位

"十翼"之中，《繫辭傳》的地位极为特殊。何以见得？

《彖传》是逐卦解释卦辞的，《象传》是逐卦逐爻解释象义的，《文言传》专释乾坤二卦，《说卦传》专论八卦取象，《序卦传》论六十四卦之先后次序，《杂卦传》则以对比的方式提纲挈领地概括各卦大义。这些"翼"各有所专、各有侧重。

唯独《繫辭傳》不同。《繫辭傳》不是逐卦逐爻的解释，而是对《易》之整体精神、基本原理、核心方法、终极价值的全面论述。它讨论的是：天地之道如何体现在《易》中？圣人作《易》的目的是什么？《易》的卦爻象辞之间是什么关系？君子如何运用《易》来修身处世？吉凶悔吝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可以说，如果把“十翼”比作一座建筑，《彖传》、《象传》等是各个房间、各面墙壁，而《繫辭傳》则是整座建筑的设计蓝图和地基。

正因为《繫辭傳》具有这样的总论性质，所以它所提出的每一个命题、每一个判断，都往往具有纲领性的意义。我们所要解读的这段话，正是这样一个纲领性的命题。

### 三、这段文字在《繫辭上傳》中的位置

要准确理解一段文字，还必须了解它在整篇文章中的位置和上下文语境。

我们所要解读的这段文字，位于《繫辭上傳》的第二章（按通行分章法）。其前面的文字是：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

这是《繫辭上傳》的开篇，从天地之大化说起，论述乾坤、贵贱、刚柔、吉凶、变化等《易》之根本概念的宇宙论基础。

然后紧接着：

"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这一段从天地之化育，推论到"易简"之理，再推论到"成位乎其中"，即人在天地之间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这个宏大的宇宙论和价值论的铺垫之后，才出现了我们所要解读的这段话：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为什么这段话出现在这里？为什么是在讨论了天地之道、易简之理、成位之义之后，才转而讨论君子与《易》的关系？

这个问题值得深思。它暗示着一个重要的逻辑：君子之所以能够"居而安"、"乐而玩"，之所以能够"观象玩辞"、"观变玩占"，其根基在于他首先理解了天地之道。换言之，君子对《易》的运用，不是凭空的、孤立的，而是建立在对宇宙大化的深刻领悟之上的。

这就好比孔子所说的：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

"道"是最根本的指向，"德"是内在的积蓄，"仁"是实践的依归，"艺"是具体的运用。同样，在《繫辭傳》的结构中，天地之道是最根本的前提，而君子观象玩辞、观变玩占，则是在领悟天道之后的具体运用和实践。

#### 四、为什么是"是故"二字引领？

我们注意到，这段话以"是故"二字开头。"是故"者，"因此"、"所以"之意也。这个连词意味着，下面要说的内容，是对前面论述的逻辑推论和必然结论。

前面论述了什么？论述了天地乾坤之定位、刚柔变化之法则、易简之理、贤人之德业。由此推论出什么？推论出：君子应当以《易》为其安身立命之所在，以爻辞为其悦乐玩味之对象，在静居时观象玩辞，在行动时观变玩占，如此则可以得到天之佑助，吉无不利。

这个"是故"二字，将宇宙论与人生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将天道与人道贯通为一。这正是先秦思想的一个根本特征：天人合一，或者更准确地说，天人相通、天人相参。

《中庸》曰：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与天地参"，就是人与天地并立为三，参与天地的化育过程。而在《繫辭傳》的语境中，君子通过观象玩辞、观变玩占来"与天地参"的具体途径，就是《易》。

#### 五、先秦"传《易》"之谱系

理解这段文字，还需要了解先秦传《易》的学术谱系。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孔子弟子中，传《易》者有商瞿。又《史记·儒林列传》载：

"自鲁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兴。"

又《汉书·儒林传》详载传《易》之谱系：

"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

这个谱系虽然延伸到了汉初，但其核心在于：《易》之学统，始于孔子。孔子不仅研读《易》，而且为之作传（十翼），并且传授给了弟子，形成了一个延续不断的学术传统。

为什么要了解这个谱系？因为这个谱系告诉我们，《繫辭傳》中的思想，不是某个人的随意发挥，而是有着严格师承的学术传统中的核心教义。当我们读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这样的话时，我们应当意识到，这是孔子及其学派对《易》之功用的庄重宣示，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反复验证的学术判断。

进而，在孔子之前，《易》的传承更为久远。《周礼·春官》载：

"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

《连山》相传为夏代之《易》，《归藏》相传为殷代之《易》，《周易》则为周代之《易》。三代之《易》，虽各有侧重（《连山》首艮，《归藏》首坤，《周易》首乾），但其基本原理——以卦象、卦爻辞来体察天地之变化、指导人事之行止——是一以贯之的。

因此，当我们解读这段文字时，我们不仅要从孔子的视角去理解，还要追溯到更远古的传统中去，理解这段话所承载的上古智慧。

---

## 第二章：逐句精解——"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

---

### 一、"君子"之内涵

在《周易》经传中，"君子"一词出现极为频繁。仅《象传》中，几乎每一卦的大象辞都以"君子以……"的句式出现。例如：

- 乾卦大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 坤卦大象："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 蒙卦大象："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 需卦大象："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
- 讼卦大象："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

- 师卦大象：“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

由此可见，“君子”是《周易》论述的核心对象。那么，“君子”到底指的是什么样的人？

在先秦语境中，“君子”一词有多层含义。最初，它指的是“君之子”，即贵族阶层。但到了孔子时代，“君子”的含义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身份概念变成了道德概念。

《论语·里仁》：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论语·宪问》：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论语·卫灵公》：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在孔子那里，“君子”是具备仁、知、勇三达德，以义为质、以礼行事、谦逊诚信的理想人格。

但在《周易》的语境中，“君子”的含义还有更深一层。《周易》中的“君子”，不仅是道德上的完善者，更是能够体察天地之变化、顺应阴阳之消长、把握时机之进退的智慧者。换言之，《周易》中的“君子”，既是道德主体，又是认知主体——他不仅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义，而且知道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什么情境下该刚、什么情境下该柔。

《乾卦·文言传》中有一段极为精彩的论述：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这里的“大人”，与“君子”同义（或更高一层），他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与四时合序、与鬼神合吉凶。这就是《周易》中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

为什么要在这里详细讨论“君子”的内涵？因为只有理解了“君子”是什么样的人，才能理解他为什么能够“所居而安”于《易》之序，为什么能够“所乐而玩”于爻之辞。一个没有道德修养和认知能力的人，是无法从《易》中获得安身立命之所和悦乐玩味之趣的。

## 二、“居而安”之深义

“所居而安者”，这四个字值得反复咀嚼。

“居”者，何义？《说文解字》曰：“居，蹲也。从尸古声。”段玉裁注：“凡处曰居。”在先秦典籍中，“居”有多种用法：

第一，物理意义上的“居住”、“处所”。如《诗经·卫风·淇奥》：“瞻彼淇奥，绿竹如簧。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淇奥”即君子所居之地。

第二，精神意义上的“安处”、“安顿”。如《论语·里仁》：“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此“处”即“居”义，指精神上的安顿之所。

第三，状态意义上的“静处”、“平居”。与“动”相对。如此段文字后面所说的“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这里的“居”就是与“动”对举的“静处”之义。

“安”者，何义？《说文解字》曰：“安，静也。从女在宀下。”许慎的解释是，一个女子在房屋之下，表示安静、安定。在先秦典籍中，“安”的含义极为丰富：

- 《论语·学而》：“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此“安”指物质上的舒适。
- 《论语·里仁》：“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此“安仁”之“安”，指精神上的安适、自在，即仁者处于仁德之中，如鱼在水中一般自然、安适。
- 《中庸》：“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此“居易”之“居”也含有“安处”之义。

将“居”与“安”合在一起，“居而安”就是指：安处于某种状态、某种境界之中，并且在这种状态中感到安定、自在、踏实，没有焦虑、没有惶恐、没有不安。

为什么“居而安”如此重要？因为在先秦思想中，人的精神是否能够找到一个安顿之所，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论语·为政》：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的一生，从“志于学”到“从心所欲不逾矩”，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寻找精神安顿之所的过程。“三十而立”是初步找到了立足点，“四十而不惑”是不再被外在的纷扰所动摇，“五十而知天命”是认识到了超越人力的天命之存在，“六十而耳顺”是能够包容一切不同的声音，“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是达到了绝对的自由与绝对的规范完全统一的境界。

在这个过程中，《易》扮演了什么角色？根据我们所解读的这段话，《易》正是君子精神安顿的根基——“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

### 三、“《易》之序”的多重含义

“《易》之序”是什么？这是这段话中最需要深入辨析的概念之一。

“序”字在先秦典籍中有多种含义：

#### （一）次序、顺序

“序”的最基本含义是事物的先后次序。《周易》六十四卦的排列，就有其内在的次序。《序卦传》专门论述这个次序，其开头说：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

这段话清楚地展示了六十四卦之间的逻辑顺序：天地（乾坤）之后是万物的初生（屯），初生之后是蒙昧（蒙），蒙昧之后需要养育（需），养育过程中必有争讼（讼）……如此环环相扣，形成一个完整的序列。

如果“《易》之序”指的是六十四卦的排列次序，那么“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的意思就是：君子安身立命的依据，是六十四卦所展示的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次序。

#### （二）秩序、法则

“序”还可以指更深层的秩序和法则。《礼记·乐记》曰：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

这里的“序”指的是天地之间的秩序、法则，即万事万物各得其位、各行其道的状态。

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易》之序”就是《易》所揭示的天地万物的根本秩序和法则。君子安身立命于这个根本秩序之中，就如同鱼安身于水中、鸟安身于空中一样自然。

#### （三）叙述、陈列

“序”还有“叙述”、“陈列”之义。《说文解字》曰：“序，东西墙也。”又引申为“叙述”。在这个意义上，“《易》之序”可以理解为“《易》之所叙述的内容”，即《易》通过卦象、卦辞、爻辞所展示的全部道理。

#### （四）综合理解

综合以上三种含义，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易》之序”：它是《易》所揭示的天地万物的根本秩序，这个秩序通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有序排列和叙述而展现出来。

为什么君子可以“居而安”于此？因为这个秩序不是人为的、外在的、强制的，而是天地自然的、内在的、本有的。当君子领悟了这个秩序，并且依照这个秩序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和行为，他就与天地之道合而为一了，自然就能够“居而安”。

这就好比《中庸》所说的：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道”是不可须臾离的，“《易》之序”也是不可须臾离的。君子“居而安”于《易》之序，就是他时时刻刻都生活在对天地秩序的领悟和顺应之中，一刻也不离开。

#### 四、“居而安”与“居不安”的对比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居而安”，我们不妨看看“居不安”是什么状态。

《论语·阳货》：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子曰：‘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

在这段著名的对话中，孔子问宰我：如果父母去世仅一年就结束丧期，你心安吗？宰我说心安。孔子说，那你就去做吧。但真正的君子在居丧期间，“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所以他会守三年之丧。

这里的“居处不安”与我们讨论的“居而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宰我之所以能“安”于短丧，是因为他缺乏对亲情和礼义的深刻体认；君子之所以“不安”于短丧，是因为他对亲情和礼义有着深刻的体认和感受。

由此可以推论：一个人“居而安”于某种东西，前提是他对那种东西有着深刻的理解、认同和内化。君子“居而安”于《易》之序，必然是因为他深刻地理解了《易》之序，将《易》之序内化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 五、历史案例：文王拘羑里而演《易》

在先秦历史中，最能体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这一精神的，莫过于文王拘于羑里而演《周易》的故事。

《史记·周本纪》载：

“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

又《报任安书》（注：此为司马迁语，两汉之际）载：“文王拘而演《周易》”之说由来已久。

文王被殷纣王囚禁于羑里，这是一种极端困厄的处境。身陷囹圄，随时可能被杀害，政治前途一片黯淡。然而，文王在这种处境中并没有陷入绝望和崩溃，而是潜心研究《易》，将伏羲的八卦重叠为六十四卦，并系以卦辞。

为什么文王能够在如此困厄的环境中保持内心的安定和创造力？正是因为他“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易》之序——天地万物的根本秩序——给了他一个精神的安顿之所。他通过研究《易》，理解了天道的运行规律，明白了否极泰来、物极必反的道理，因此能够安心等待，并在等待中从事伟大的学术创造。

《坤卦·文言传》曰：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

文王深知殷商之衰败“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深知周之兴起同样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他在羑里七年，正是以《易》之序为安身之所，静待天命之转移。

《左传·僖公十五年》记载韩原之战前，秦穆公使人筮之，遇《蹇》之《睽》。卜徒父占之曰：“吉。涉河，侯车败。”后果然如其所占。这说明在先秦时代，《易》之占筮确实被用于重大决策之中，而占筮的准确与否，取决于占筮者是否真正理解了《易》之序。

## 六、“序”与“道”的关系

我们还需要追问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易》之“序”与先秦思想中的“道”是什么关系？

《老子》曰：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第四十二章）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

《老子》的"道"是宇宙万物的根源和法则。而《易》之"序"，实际上就是"道"在具体事物中的展现。"道"是抽象的、无形的，而《易》之"序"是具体的、可观察的——它通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排列和变化来展现"道"的运作方式。

《繫辭上傳》本身也明确指出了这一点：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

"一阴一阳之谓道"——道就是阴阳的交替运行。而《易》正是通过阴爻（--）和阳爻（—）的不同组合来展现阴阳的交替运行。因此，《易》之序就是道之序，"居而安"于《易》之序就是"居而安"于道。

这就与《论语·里仁》中孔子的话形成了深刻的呼应：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朝闻道，夕死可矣"——一旦领悟了道，即使当天傍晚就死去，也无所遗憾。这与"居而安"于《易》之序是同一种精神境界：找到了精神的终极安顿之所，生死都可以坦然面对。

## 七、小结

综合以上分析，"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这句话的深层含义是：

真正的君子，其精神安顿的根基，不在于外在的富贵荣华、权势地位，而在于对天地万物之根本秩序的领悟和顺应。这个根本秩序，通过《易》的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有序排列而得以展现。君子将这个秩序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得意还是失意，都能够安定、踏实、从容、自在。

这是一种何等高远的精神境界！

## 第三章：逐句精解——“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

### 一、“乐”字之辨析

“所乐而玩者”——这里的“乐”字，读作“lè”（悦乐之义），还是“yào”（爱好之义）？

在先秦典籍中，“乐”字有多种读音和含义：

- 音乐之“乐”（yuè）：如《论语·泰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 悦乐之“乐”（lè）：如《论语·学而》“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 爱好之“乐”（yào）：如《论语·雍也》“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在我们讨论的这段话中，“所乐而玩者”的“乐”，应该兼有“悦乐”和“爱好”两层含义。君子既是以爻辞为爱好的对象，又是在爻辞中获得精神的愉悦。

为什么“乐”如此重要？因为“乐”意味着主动性和自发性。一个人对某样东西感到“乐”，说明他是发自内心地喜爱它，而不是出于外在的强迫。

《论语·雍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孔子明确地将认知分为三个层次：“知之”、“好之”、“乐之”。“知之”是理智层面的了解，“好之”是意志层面的追求，“乐之”是情感层面的享受。只有达到“乐之”的层次，才算是真正地掌握了一样东西。

同样，君子对于爻辞，不仅仅是“知之”（理解其含义）、“好之”（喜爱研读），更是“乐之”——在研读爻辞的过程中获得深层的精神享受和生命的充实感。

### 二、“玩”字之深义

“玩”字在今天的日常用语中，往往含有“不认真”、“随意”的意味。但在先秦语境中，“玩”字的含义要丰富得多，也深刻得多。

《说文解字》曰：“玩，弄也。”段玉裁注引申为“习翫”，即反复研习、把玩、体味。

在先秦典籍中，“玩”有以下几层含义：

#### （一）反复研习、体味

如《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所载，季武子取卣，用《周易》筮之。这种反复使用、反复验证的过程，就是一种“玩”。

## （二）深入把玩、欣赏

如同一个人把玩一块美玉，从各个角度观察、触摸、感受，体会其纹理、色泽、温度。君子“玩”爻辞，也是从各个角度、各个层面去深入理解和欣赏爻辞的含义。

## （三）从容不迫的态度

“玩”还暗示着一种从容不迫的态度。不是急功近利地寻找答案，而是悠然自得地沉浸在研究和体味的过程之中。

将“乐”和“玩”合在一起——“乐而玩”——就是一种既愉悦又深入、既享受又认真、既轻松又专注的精神状态。这与《论语》中所描述的孔子学习《易》的状态完全一致。

《论语·述而》：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另一版本作：

“子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彬彬”者，文质相称之意，也就是说孔子希望能够对《易》达到内外兼修、知行合一的境界。这种对《易》的热切渴望，正是“乐而玩”的体现。

## 三、为什么特别提出“爻之辞”？

这段话“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为什么特别提到“爻之辞”，而不是“卦之辞”或者笼统地说“《易》之辞”？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卦辞”和“爻辞”的区别。

“卦辞”（也叫“彖辞”）是对整个卦的总体判断。例如：

- 乾卦卦辞：“元亨利贞。”
- 坤卦卦辞：“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 屯卦卦辞：“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爻辞”则是对每一爻的具体判断。每卦六爻，各有其辞。例如乾卦的六爻辞：

- 初九：“潜龙勿用。”
-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 上九："亢龙有悔。"

为什么"所乐而玩者"是爻辞而不是卦辞？

### （一）爻辞更为具体、细致、生动

卦辞往往比较概括、抽象，而爻辞则更为具体、细致、生动。爻辞描述的是具体的情境、具体的人物、具体的行为和具体的后果。例如乾卦的六爻辞，从"潜龙"到"见龙"到"飞龙"到"亢龙"，描绘了一条龙（象征君子或圣人）从潜藏到显现到高飞到过亢的完整过程，既有形象之美，又有义理之深。

君子"乐而玩"之，正是因为爻辞的丰富性和生动性提供了无尽的品味空间。

### （二）爻辞是变化的具体展现

《繫辭下傳》曰：

"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

"爻"的本义就是"效"，即效法、模拟。爻辞所效法的，是天下万事万物的运动变化。每一爻都处于特定的位置（初、二、三、四、五、上）、特定的性质（阴或阳）、特定的关系（与其他爻的应、比、承、乘）之中，因此每一爻的爻辞都是对特定情境的精确描述。

君子通过"玩"爻辞，实际上就是在体味天下万事万物的运动变化，这是一种永不枯竭的学习和领悟过程。

### （三）爻辞与个人处境的对应

卦辞描述的是整体形势，爻辞描述的是个人在特定形势中的特定处境。因此，爻辞对个人的指导作用更为直接和具体。

例如，一个处于下位的人，更应该关注初爻和二爻的爻辞；一个处于上位的人，更应该关注五爻和上爻的爻辞。不同位置的人从不同的爻辞中获得不同的启示。

《左传·昭公二年》记载了一个极好的例子。韩宣子聘于鲁，见《易象》与《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虽然这里说的是《易象》而非爻辞，但说明先秦贵族确实是把《易》当作重要的学习和研究对象的。

又，《左传·闵公元年》载：

"初，毕万筮仕于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

这里筮得《屯》卦初九爻变为《比》卦，辛廖根据爻辞和卦变来判断吉凶。这就是具体运用爻辞的实例。

#### 四、"乐而玩"与"居而安"的对比

我们注意到，这段话用了两个不同的动词组合："居而安"和"乐而玩"。

"居而安"——安身立命于《易》之序，侧重的是精神上的安定和踏实。"乐而玩"——悦乐地玩味爻之辞，侧重的是精神上的愉悦和享受。

这两者合在一起，构成了君子与《易》关系的完整图景：一方面，《易》之序提供了精神安顿的根基，让君子有所依归、不再彷徨；另一方面，爻之辞提供了精神享受的泉源，让君子在日常的研读中获得无穷的乐趣。

安定与愉悦——这不正是人生最美好的精神状态吗？

《论语·学而》开篇即言：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说"（悦）、"乐"——正是学习带来的愉悦和交流带来的快乐。而"人不知而不愠"——即使不被人理解也不恼怒——正是精神安定的表现。这三者恰好与"居而安"和"乐而玩"相对应。

#### 五、爻辞的文学之美与义理之深

既然君子"乐而玩"的是爻辞，我们不妨举几个爻辞的例子，来体会其文学之美和义理之深。

##### （一）乾卦初九："潜龙勿用。"

四个字，极为简洁，却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含义。"潜"——隐藏、沉潜。"龙"——最有力量、最有潜能的存在。"勿用"——不要行动、不要施展。

一条龙，明明有着翻江倒海的力量，却要隐藏在深渊之中，按兵不动。为什么？因为时机未到。

《文言传》释之曰：

"潜龙勿用，下也。""潜龙勿用，阳在下也。""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

"龙德而隐"——具有龙一般的才德，却甘愿隐藏。"不易乎世"——不因为世俗的风气而改变自己。"遁世无闷"——即使隐遁于世，也不感到郁闷。"确乎其不可拔"——坚定得不可动摇。

这样一条爻辞，虽然只有四个字，却可以引发无穷无尽的思考和体味。这就是为什么君子可以"乐而玩"——因为爻辞的深度是无底的，你越是深入，越能发现新的层次和新的含义。

## （二）坤卦初六："履霜，坚冰至。"

"履霜"——踩到了霜。"坚冰至"——坚硬的冰就快到了。

这是一个极为简单的自然现象：秋天踩到了霜，就知道冬天的坚冰即将来临。但《易》用这个自然现象来比喻人事：任何事情都有先兆，任何灾祸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如果在"履霜"的时候就有所警觉，就不至于在"坚冰至"的时候措手不及。

《文言传》释之曰：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

"盖言顺也"——说的是一个顺着发展的过程。善恶都是积累的结果，灾祸都是渐进的过程。

君子"玩"这一爻辞，就会时刻警惕事物的先兆，在细微之处发现隐患，从而防微杜渐。

## （三）泰卦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

"无平不陂"——没有一直平坦而不变得倾斜的。"无往不复"——没有一直前去而不回返的。

这八个字，概括了天下万事万物最根本的规律之一：物极必反。平坦的终将变得倾斜，前去的终将会回返。盛极必衰，衰极必盛。

为什么泰卦（天地交泰、万事亨通之卦）的第三爻会出现这样的警告？因为泰卦到了第三爻，正是泰之极盛之时，而极盛之后就要开始衰退了。所以在最好的时候要有忧患意识。

这就是为什么"玩"爻辞能够给君子带来深刻的启示：每一条爻辞都不是孤立的，它与整卦的结构、与阴阳消长的规律、与人事吉凶的法则紧密相连。越深入地"玩"，越能发现这些层层叠叠的关联。

#### （四）困卦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

这是一段极为生动的描写：前面是巨石挡路，后面是荆棘丛生，好不容易回到家里，却看不到自己的妻子。

困卦的六三爻，阴爻居阳位，不当位，又处于上下两个阳爻（九二和九四）的夹压之中，进退维谷、无所适从。这种卦象上的处境，通过“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这样生动的描述来表达，让人读了如身临其境。

君子“玩”这样的爻辞，不仅能够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困”境，而且能够在自己遇到类似情境时，及时警觉、寻找出路。

## 六、小结

“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这句话，揭示了君子与《易》之爻辞的一种深层的精神关系：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主动地、愉悦地、深入地去品味和体会。爻辞的文学之美、象征之妙、义理之深，为这种“乐而玩”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

---

## 第四章：逐句精解——“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

---

### 一、再论“居”与“动”的对举

“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这两句以“居”和“动”对举，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二元结构。

“居”指静处、平居、日常生活的状态。“动”指行动、决策、面临变化的状态。

这种“居”与“动”的对举，在先秦思想中是一个极为基本的范畴。

《繫辭上傳》曰：

“动静有常，刚柔断矣。”

“动静有常”——动和静有其固定的规律。这是《繫辭傳》开篇就提出的一个根本命题。

《老子》第十六章：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老子》强调"静"的重要性——在静中观察万物的运动和回归。

《孟子·尽心上》：

"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晬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

孟子强调的是君子之性在日常生活（"居"）中的自然流露。

在我们讨论的这段话中，"居"和"动"对应着两种不同的《易》之运用方式：

- "居"时——观象玩辞，这是学习、研究、修养的功夫。
- "动"时——观变玩占，这是决策、行动、应对的功夫。

两者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动静结合的修身和处世之道。

## 二、"观其象"之深义

"观其象"——观察《易》的卦象和爻象。

"观"字在先秦典籍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它不是简单的"看"，而是一种深入的、有目的的、有洞察力的观察。

《说文解字》曰："观，谛视也。""谛视"就是仔细地、认真地看。

《周易》中，"观"本身就是一个卦名——观卦（风地观）。观卦的卦辞是：

"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

《彖传》释之曰：

"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大观在上"——伟大的观察（示范）在上位。"中正以观天下"——以中正之德来观察天下。"观天之神道"——观察天的神妙之道。

这里的"观"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观察"（自上而下地审视），二是"示观"（自上而下地展示）。在上者观察天道，然后将天道的规律展示给在下者，这就是"圣人以神道设教"。

回到我们讨论的"观其象"，"象"是什么？

### （一）"象"的基本含义

《繫辭上傳》曰：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

"象"就是圣人对天下万物的复杂变化进行模拟和象征的产物。它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事物的"形容"（外在形态）和"物宜"（内在规律）的象征性表达。

又曰：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

天上有日月星辰之象，地上有山河草木之形。象与形的变化，就是天地之间万物运动的体现。

### （二）卦象与爻象

在《周易》中，"象"具体体现为两个层面：

**卦象**——即卦画所表现的整体图像。例如，乾卦（☰）三阳爻相叠，象天、象健、象刚；坤卦（☷）三阴爻相叠，象地、象顺、象柔。又如，六十四卦的上下二体之组合：水雷屯（☳☵），上坎下震，坎为水、为险，震为雷、为动，合起来就是"动乎险中"之象。

**爻象**——即每一爻所处位置、阴阳属性、与其他爻的关系所构成的象征。例如，阳爻居阳位（初、三、五）为"当位"，阴爻居阴位（二、四、上）为"当位"；初爻与四爻"应"，二爻与五爻"应"，三爻与上爻"应"。

### （三）取象之法

《说卦传》详细列出了八卦的各种取象：

"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为木果。"

"坤为地，为母，为布，为釜，为吝啬，为均，为子母牛，为大舆，为文，为众，为柄，其于地也为黑。"

"震为雷，为龙，为玄黄，为敷，为大涂，为长子，为决躁，为苍筤竹，为萑苇。其于马也，为善鸣，为馵足，为作足，为的颡。其于稼也，为反生。其究为健，为蕃鲜。"

"巽为木，为风，为长女，为绳直，为工，为白，为长，为高，为进退，为不果，为臭。其于人也，为寡发，为广颡，为多白眼，为近利市三倍。其究为躁卦。"

"坎为水，为沟渎，为隐伏，为矫輮，为弓轮。其于人也，为加忧，为心病，为耳痛，为血卦，为赤。其于马也，为美脊，为亟心，为下首，为薄蹄，为曳。其于舆也，为多眚，为通，为月，为盗。其于木也，为坚多心。"

"离为火，为日，为电，为中女，为甲冑，为戈兵。其于人也，为大腹。为乾卦。为鳖，为蟹，为蠃，为蚌，为龟。其于木也，为科上槁。"

"艮为山，为径路，为小石，为门阙，为果蓏，为阍寺，为指，为狗，为鼠，为黔喙之属。其于木也，为坚多节。"

"兑为泽，为少女，为巫，为口舌，为毁折，为附决。其于地也，为刚卤。为妾，为羊。"

这些取象，看起来纷繁复杂，但其中有着内在的逻辑。例如，乾为天、为圜（圆），因为天圆；为君、为父，因为乾居尊位；为玉、为金，因为乾为至刚至坚；为良马，因为马行健。

"观其象"就是要透过这些纷繁的象征，看到背后的规律和道理。

#### （四）为什么"居"时要"观象"？

"居"是静处、平居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没有紧迫的决策压力，没有具体的事务需要处理，因此正适合于从容地、深入地"观"卦象和爻象。

这就好比一个将军在和平时期研究地图、推演战例——不是为了当下的战斗，而是为了将来的运筹帷幄积蓄知识和经验。

《孙子兵法》（先秦兵家典籍）曰：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

"庙算"就是在出征之前在宗庙中进行的战略推演。同理，君子在"居"时"观象"，就是在行动之前进行的战略准备。

### 三、"玩其辞"与"观其象"的关系

"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这里用了两个动词："观"和"玩"，对应两个对象："象"和"辞"。

"观"象和"玩"辞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不说"玩其象而观其辞"？

我以为，"观"偏重于视觉的、整体的、直觉的把握，而"玩"偏重于反复的、细致的、体味的过程。

卦象是图形的、视觉的，适合于"观"——一眼望去，就能看到整体的格局和气象。辞是文字的、语言的，适合于"玩"——需要逐字逐句地品味、咀嚼、体会。

打个比方：观象好比登高望远，一览众山小，看到的是整体的格局；玩辞好比在花园中漫步，一花一草细细欣赏，体会的是每一个细节的妙处。

两者合在一起——"观其象而玩其辞"——就是既把握整体格局，又细品每一个细节。这是一种全面的、深入的学习方法。

### 四、"象"与"辞"的互补关系

《繫辭上傳》中有一段极为重要的论述，阐明了"象"与"辞"的关系：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繫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

这段话的意思是：文字（书）不能完全表达语言（言），语言不能完全表达思想（意）。那么，圣人的意思难道就不能被理解了吗？不是的。圣人"立象以尽意"——通过建立象征来穷尽意思，"设卦以尽情伪"——通过设立卦来穷尽实情与虚伪，"繫辞焉以尽其言"——通过系辞来穷尽言说。

这里的关键在于："象"和"辞"是互补的。"象"能够表达"辞"所不能表达的，"辞"也能够表达"象"所不能表达的。两者结合，才能穷尽圣人之意。

因此，"观其象而玩其辞"不是两个独立的动作，而是一个统一的认知过程。观象时需要参照辞，玩辞时需要参照象。象与辞相互发明、相互补充，才能达到对《易》的全面理解。

## 五、先秦学者如何“观象玩辞”——以《左传》为例

《左传》中记载了大量的筮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先秦学者是如何“观象玩辞”的。

### 案例一：《左传·僖公十五年》

秦晋韩原之战前：

“初，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遇《归妹》之《睽》。史苏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无盭也。女承筐，亦无貺也。西邻责言，不可偿也。《归妹》之《睽》，犹无相也。’”

这里，史苏先看到了卦变（《归妹》变《睽》），又引用了爻辞的内容来进行解读。他的占断综合了象（卦象、卦变）和辞（爻辞的具体内容），这就是“观其象而玩其辞”的实际操作。

### 案例二：《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晋文公欲伐楚：

“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徵其辞。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

虽然这段没有直接引用《易》，但子犯辅佐晋文公的过程，完美体现了“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的精神：在行动之前，先对形势进行全面的观察和判断（观象），对民众的状态进行细致的了解（玩辞），只有在一切条件都成熟之后才采取行动。

### 案例三：《左传·昭公十二年》

“南蒯之将叛也，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外强内温，忠也。和以率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外内倡和为忠，率事以信为共，供养三德为善，非此三者弗当。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且可饰乎？中美能黄，上美为元，下美则裳，参成可筮。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

这是一个极为精彩的案例。南蒯想要叛变，筮得《坤》之《比》，坤卦六五爻辞“黄裳元吉”，南蒯以为大吉。但子服惠伯的解读完全不同——他认为“黄裳元吉”的前提是“忠信之事”，如果做的是不忠不信之事（如叛变），那么即使爻辞说“元吉”，也不适用。

子服惠伯的解读方法，就是典型的“观象玩辞”：他先分析了“黄”（中之色）、“裳”（下之饰）、“元”（善之长）等字的象征含义，然后将这些象征含义与具体的人事情境联系起来，最终得出“筮虽吉，未也”（虽然筮辞说吉，但实际上并不吉利）的判断。

这个案例深刻地说明了一个道理：“观象玩辞”不是机械地对照占辞的字面意思，而是需要深入理解象辞的内在逻辑，并结合具体的情境来进行判断。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居”时的深入研究和积累——只有平时下了功夫，到用的时候才能灵活应对。

## 六、“居”时功夫与“动”时运用的辩证关系

“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这是在强调“居”时功夫的重要性。

为什么“居”时的功夫如此重要？因为“动”时的运用，完全依赖于“居”时的积累。

《论语·子路》：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孔子说，如果一个人虽然能背诵《诗经》三百篇，但交给他政事却不能通达，派他出使外交却不能独立应对，那背诵再多又有什么用？

这说明，学习的目的在于运用，但运用的前提是深入的学习。“诵《诗》三百”如果只是机械记忆而没有深入理解和融会贯通，就无法灵活运用。

同理，“观象玩辞”如果只是浮光掠影、浅尝辄止，就无法在“动”时得心应手地“观变玩占”。只有在“居”时真正下了深入研究的功夫——反复观察卦象，反复品味爻辞，将象与辞的关系了然于胸——到了“动”时才能迅速而准确地做出判断。

这就好比医术。一个好的医生，平时要大量阅读医书、研究药方、观察病例（“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到了治病的时候才能对症下药、药到病除（“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如果平时不用功，临到头来是无法救人的。

《荀子·劝学》：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没有平时一步一步的积累，就无法达到最终的远大目标。"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就是这种日积月累的功夫。

## 第五章：逐句精解——"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

### 一、"动"之含义

"动"与前面的"居"相对，指的是行动、决策、面临变化的状态。

在《周易》的语境中，"动"有着特殊的含义。

《繫辭下傳》曰：

"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

"吉凶悔吝"——一切吉利、凶险、悔恨、困难——都是从"动"中产生的。不动则无吉凶，一动则吉凶生。

又曰：

"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

"动在其中矣"——行动就蕴含在卦爻的变化之中。

为什么"动"如此关键？因为人生在世，不可能永远"居"而不"动"。食必取，衣必制，出必行，处必止，家必治，国必理——人的一切社会行为都是"动"。而每一次"动"，都面临着吉凶的选择。

《孟子·离娄下》：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人与禽兽的区别，在于人能够在"动"之前进行判断和选择。而《易》所提供的"观变玩占"，正是帮助君子在"动"时做出正确判断的工具和方法。

### 二、"观其变"之深义

"变"是《周易》最核心的概念之一。

《繫辭上傳》曰：

"《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穷则变"——事物发展到极致就会发生变化。"变则通"——变化就能疏通。"通则久"——疏通就能长久。

又曰：

"化而裁之谓之变。"

"变"就是"化而裁之"——事物发生了转化，并且被裁定（确定）了新的方向。

在《周易》的占筮方法中，"变"具体体现为"变爻"。用蓍草占筮时，每一爻都可能是"老阳"、"少阳"、"老阴"、"少阴"。"老阳"变为阴爻，"老阴"变为阳爻，这就是"变"。变爻所在的位置，以及变前变后的卦，构成了占筮的核心信息。

"观其变"就是观察占筮中的变爻及其所引起的卦变。例如：

- 《屯》卦初九爻变，成为《比》卦。（如前引毕万筮仕之例）
- 《坤》卦六五爻变，成为《比》卦。（如前引南蒯之例）
- 《归妹》卦某爻变，成为《睽》卦。（如前引晋献公之例）

但"观其变"不仅仅是技术性的操作。在更深的层面上，它指的是对事物变化趋势的敏锐洞察。

《繫辭下傳》曰：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唯变所适"——只有顺应变化。这是《周易》最根本的精神：不拘泥于固定的法则，而是随时随地地顺应变化。

为什么要"唯变所适"？因为天地万物本身就是不断变化的：

"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繫辭下傳》）

日月交替、寒暑往来，这是天地之间最基本的变化节奏。人事的变化也遵循同样的规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形势，一个时刻有一个时刻的情况，固守不变只能招致失败。

"观其变"就是要培养这种对变化的敏锐感知和灵活应对能力。

### 三、"玩其占"之深义

"占"是《周易》最原始的功能之一。

"占"字从"卜"从"口"，表示通过占卜得到的判断和宣告。

在先秦时代，"占"的具体操作方式主要有两种：

#### (一) 龟卜

用龟甲或兽骨进行占卜，通过灼烧后出现的裂纹来判断吉凶。

《尚书·洪范》曰：

"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人从，是之谓大同。"

"谋及卜筮"——遇到重大疑难，不仅要询问自己的内心、询问卿士、询问百姓，还要询问卜筮。只有所有方面都一致认同，才叫做"大同"。

#### (二) 著筮

用著草进行占筮，通过操作著草得到数字，再由数字构成卦爻。

《繫辭上傳》详细描述了著筮的方法：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扚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扚而后挂。"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

这些数字和操作方法背后，有着深刻的宇宙论含义。"大衍之数五十"象征宇宙的全部可能性，"其用四十有九"——留下一个不用，象征太极（"一"为太极，不用而用、无为而无不为）。"分而为二以象两"——分为两组，象征阴阳两仪。"挂一以象三"——取出一根，象征天地人三才。"揲之以四以象四时"——每四根一组地数，象征四季。"归奇于扚以象闰"——剩余的归于一旁，象征闰月。

整个占筮过程，就是用蓍草模拟天地运行的过程，从而获得天地所给予的信息。

### （三）"玩其占"不是迷信

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一个关键问题："玩其占"不是迷信，不是盲目地相信占卜的结果。

为什么这样说？

第一，从孔子的态度来看。《论语·子路》载：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

又《论语·述而》：

"子不语怪力乱神。"

孔子对巫术和怪力乱神持谨慎态度。他研究《易》，显然不是出于迷信，而是为了通过《易》来理解天地之道和人事之理。

第二，从"玩"字来看。"玩其占"的"玩"字，暗示着一种从容不迫、深入思考的态度，而不是盲从。

第三，从前引子服惠伯的案例来看。南蒯筮得"黄裳元吉"，本以为大吉，但子服惠伯通过深入分析，指出这个占辞并不适用于不忠不信之事。这说明先秦学者对占筮结果的态度是批判性的、分析性的，而不是盲目接受的。

第四，从《左传》的大量筮例来看，先秦学者在解读占筮结果时，总是综合考虑卦象、爻辞、卦变、人事情境等多种因素，绝不是简单地看一个"吉"或"凶"了事。

因此，"玩其占"的真正含义是：在面临需要决策的情况时，通过占筮来获得《易》的启示，然后深入地分析和思考这些启示的含义，综合各种因素做出最终的判断。

## 四、"观变"与"玩占"的关系

"观其变"和"玩其占"是一个统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观变"侧重于客观地观察和分析变化的趋势——事物正在发生什么变化？变化的方向是什么？变化的速度是什么？

"玩占"侧重于将这些变化的信息与《易》的卦象爻辞联系起来——这个变化对应于《易》中的哪个卦？哪个爻？《易》对这种情况给出了什么样的判断和建议？

两者合在一起，就是一个从观察到分析、从分析到判断、从判断到行动的完整决策过程。

## 五、"居则……动则……"的完整结构

让我们把"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这两句话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

	居（静处、平居）	动（行动、决策）
观	观其象	观其变
玩	玩其辞	玩其占

这个结构揭示了一个完美的对称：

- "居"时"观"的是"象"——静态的、整体的卦象系统。
- "动"时"观"的是"变"——动态的、具体的变化过程。
- "居"时"玩"的是"辞"——文字的、概念的表达。
- "动"时"玩"的是"占"——实际的、应用的判断。

从"象"到"变"，是从静到动的转化。从"辞"到"占"，是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化。

这四者——象、辞、变、占——构成了《易》之运用的四个维度。它们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观象需要辞的说明，玩辞需要象的支撑；观变需要对象的深刻理解，玩占需要对辞的灵活运用。

这就是《周易》的学与用之道：学时（居时）以观象玩辞打好基础，用时（动时）以观变玩占做出判断。学以致用，用中有学，学用合一。

## 六、先秦历史案例：占筮与决策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让我们再看几个先秦的历史案例。

### 案例一：《左传·襄公九年》穆姜薨于东宫

"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姤，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这是一个极为精彩的案例。穆姜被囚于东宫，筮得《艮》之《随》。史官说："随其出也"，意思是可以出去。但穆姜自己的解读完全不同——她认为"随，元亨利贞，无咎"这个卦辞有其适用条件：必须具备"元"（体之长也，体仁足以长人）、"亨"（嘉之会也，嘉德足以合礼）、"利"（义之和也，利物足以和义）、"贞"（事之干也，贞固足以干事）这四种德行，才能"随而无咎"。而她自己"与于乱"（参与了叛乱），不具备这四种德行，所以虽然卦象是《随》，但对她来说并不是吉兆。

穆姜的解读，体现了极高的"玩占"水平。她没有简单地接受史官的字面解读，而是深入分析了卦辞的内逻辑，并将其与自己的实际情况相对照，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这就是真正的"玩其占"——不是盲目相信，而是深入思考。

### 案例二：《左传·昭公五年》

"初，穆子之生也，庄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谦》。以示卜楚丘。曰：'是将行，而归为子祀。以谗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馁死。《明夷》，日也。日之数十，故有十时，亦当十位。自王已下，其二为公，其三为卿。日上其中，食日为二，旦日为三。《明夷》之《谦》，明而未融，其当旦乎？故曰'为子祀'。日之《谦》，当鸟，故曰'明夷于飞'。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动，故曰'君子于行'。当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离，火也。艮，山也。离为火，火焚山，山败。于人为言，败言为谗，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谗也。纯离为牛，世乱谗胜，胜将适《离》，故曰'其名曰牛'。谦不足，飞不翔，垂不峻，翼不广，故曰'其为子后乎？'吾子，亚卿也，抑少不终。'"

这个案例展示了先秦学者极为复杂精深的"观变玩占"方法。卜楚丘从《明夷》之《谦》这一卦变中，推导出了一系列具体的预测：这个孩子将来会外出又回来、继承祭祀、因谗言而入、名字叫牛、最终饿死。他的推理过程极为缜密，涉及卦象、卦数、爻辞、卦变等多个维度的综合分析。

虽然我们今天可能对这种占筮方法的可靠性有不同看法，但从"观变玩占"的方法论角度来看，这个案例展示了先秦学者在占筮方面所达到的极高水平。

### 案例三：《国语·晋语》重耳筮得国

《国语·晋语四》载：

"公子亲筮之，曰：'尚有晋国。'得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闭而不通，爻无为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不有晋国，以辅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晋国'，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国之务也，吉孰大焉！'"

重耳（后来的晋文公）流亡在外时，亲自占筮问是否能得到晋国，得贞卦为《屯》，悔卦为《豫》。筮史们都说不吉，因为“闭而不通”。但司空季子的解读不同——他注意到《屯》卦和《豫》卦的卦辞中都有“利建侯”的字样，由此推断：既然是“利建侯”，那不就意味着能够得到国家、建立侯国吗？

这个案例再次说明，“玩其占”需要的不仅是技术（知道如何操作蓍草、如何看卦象），更是智慧（能够从多角度解读占辞、综合各种信息做出判断）。同样的占筮结果，不同的人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关键在于解读者的学问和智慧。

## 七、小结

"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这句话，揭示了君子在面临行动和决策时，如何运用《易》来辅助判断。不是盲目地求签问卦，而是在深入理解卦象爻辞的基础上（这依赖于“居”时的功夫），敏锐地观察变化的趋势，综合分析占筮所给出的各种信息，最终做出明智的决策。

---

## 第六章：逐句精解——“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

### 一、“是以”的因果关系

“是以”——因此。这两个字再次明确了因果关系：正是因为君子能够“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所以才能够“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这个因果关系非常重要。它意味着“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不是无条件的天命恩赐，而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君子必须切实地做到“观象玩辞”和“观变玩占”。

### 二、“自天佑之”的经典出处

“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这句话，其实不是《繫辭傳》首创的，而是引用了《周易·大有卦》上九爻辞：

"上九：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大有》卦（火天大有），离上乾下，象征光明照耀、大有收获。上九是这个卦的最高一爻。

《彖传》释《大有》卦曰：

"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

"柔得尊位大中"——六五爻（阴爻）居于五位（尊位），以柔居中，以谦而尊。"上下应之"——上下各爻都与之相应。"刚健而文明"——下卦乾刚健，上卦离文明。"应乎天而时行"——顺应天道，应时而动。

而上九"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为什么在大有卦的最高位会得到天的佑助？

《繫辭上傳》在引用这句话之后，有一段极为重要的解释：

"子曰：'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

这段话至关重要，我们逐句分析。

### 三、"佑者，助也"

"佑"就是帮助。"自天佑之"就是"从天而来的帮助"。

但这里需要注意"自"字。"自"可以解释为"从"（from），也可以解释为"自己"。如果解释为"从天佑之"，就是天来帮助他；如果解释为"自（己）天佑之"，就是自己的行为感召了天的佑助。

两种解释都有道理，但从《繫辭傳》的整体语境来看，第二种解释更为恰当——是君子自己的行为（观象玩辞、观变玩占、履信思顺、尚贤）感召了天的佑助，而不是天无缘无故地降福于他。

这与《尚书·太甲》的精神一致：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天降的灾祸或许还可以避免，自己造的孽却无法逃脱。同理，天的佑助也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自己的德行所感召的。

#### 四、"天之所助者，顺也"

天所帮助的，是"顺"的人。

"顺"是什么？"顺"就是顺应天道、顺应自然规律、顺应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

《老子》第八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水之所以接近于道，就是因为它"顺"——它顺着地势流动，不强求、不逆反、不违拗。

《繫辭上傳》曰：

"一阴一阳之谓道。"

"顺"就是顺应阴阳交替的规律——阳该进则进，阴该退则退，不逆阴阳之序，不违刚柔之节。

在人事方面，"顺"意味着顺应形势、顺应人心、顺应正义。

《左传·桓公六年》随季梁谏曰：

"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先成民"——首先顺应人民的需要和利益。这就是"顺"在政治层面的体现。

#### 五、"人之所助者，信也"

人所帮助的，是"信"的人。

"信"是先秦思想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概念。

《论语·学而》：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论语·为政》：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輹，小车无軌，其何以行之哉？'"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一个人如果没有信誉，简直不知道他还能怎么立足于世。就好比大车没有輓（连接车辕和横木的销子），小车没有輓，车就无法行走。

"信"为什么能够获得"人之所助"？因为"信"意味着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可以信赖。一个人有了"信"，别人才愿意帮助他、支持他、追随他。

在政治上，"信"更是立国之本。

《论语·颜渊》：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民无信不立"——如果人民不信任政府，国家就无法维持。在"食"、"兵"、"信"三者之中，"信"是最根本的。

## 六、"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

"履信"——践行信义。"思乎顺"——心中想着顺应天道。"又以尚贤也"——而且崇尚贤能。

这三者——信、顺、尚贤——构成了获得天佑和人助的三个条件。

### （一）为什么要"履信"？

"履"者，践行也。不仅仅是心里想着"信"，而是要在行动中切实地践行。

《周易》有《履》卦（天泽履）：

"履虎尾，不咥人，亨。"

踩着老虎的尾巴，老虎不咬人，亨通。为什么踩着老虎尾巴还能不被咬？因为"柔履刚也"（《彖传》）——以柔顺的态度对待刚强的对象，即使在危险的处境中也能化险为夷。

"履信"就是以"信"为行为准则——每走一步都是踏踏实实的、言行一致的、可以信赖的。

### （二）为什么要"思乎顺"？

"思"者，心中时刻想着。"顺"已如前述。

"思乎顺"与"居而安"有着内在的联系。"居而安"是结果——精神安定；"思乎顺"是方法——时刻以顺应天道为念。正因为时刻"思乎顺"，所以才能"居而安"。

### （三）为什么要“尚贤”？

“尚贤”是先秦政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

《墨子·尚贤》曰：

“故古者圣王之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

虽然墨子的思想与儒家有别，但“尚贤”是先秦各家共同推重的价值。

在《周易》的语境中，“尚贤”为什么能够获得天佑？因为“尚贤”意味着不以个人的好恶来用人，而是以才德为标准——这本身就是一种“顺”的体现，顺应了人才的自然秩序。

《大有》卦的上九爻，在整个卦中处于最高位置。上九以阳爻居阴位，虽不当位，但它能够“下交”于六五（阴爻居尊位），形成一种以刚辅柔、以强助弱的和谐关系。六五以柔居中而谦虚，上九以刚居上而不骄——这就是“尚贤”的体现。

## 七、“吉无不利”的终极境界

“吉无不利”——吉祥而没有不利。

在《周易》中，吉凶的等级从高到低大致是：元吉 > 大吉 > 吉 > 无咎 > 悔 > 吝 > 厉 > 凶。“吉无不利”是在“吉”之上又加了“无不利”，强调的是一种全面的、没有任何负面因素的吉祥。

为什么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因为前面所说的一切条件都得到了满足：

1. 君子“居而安”于《易》之序——精神安定，有根基。
2. 君子“乐而玩”于爻之辞——持续学习，有素养。
3. 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平时积累深厚。
4. 君子“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行动时判断准确。
5. 君子“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德行完备。

具备了这五个方面，天佑之，人助之，吉凶悔吝都转化为吉利——这就是“吉无不利”。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吉无不利”并不是说一切都顺利、没有困难。而是说，即使遇到困难和挑战，君子也能够因为他的德行和智慧而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乾卦·文言传》九三爻辞释曰：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终日乾乾"——整天兢兢业业。"夕惕若厉"——到了傍晚还像面临危险一样警惕。"无咎"——才能没有过错。

"吉无不利"的背后，是"终日乾乾，夕惕若厉"的不懈努力，而不是坐等好运降临。

## 八、天人关系的先秦思考

"自天佑之"这个概念，涉及先秦思想中一个极为根本的问题：天与人的关系。

### （一）上古的"天命"观念

在上古时代，"天"被视为一种至高无上的、有意志的力量。

《尚书·尧典》：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尧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德行"格于上下"——上达于天，下及于地。

《尚书·汤誓》：

"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商汤伐夏桀，理由是"天命殛之"——天命令诛灭他。

这种"天命"观念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天会根据人的德行来决定是佑助还是惩罚。

### （二）周初的"天命靡常"观念

到了周初，天命观念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变。

《诗经·大雅·文王》：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肤敏，裸将于京。厥作裸将，常服黼黻。王之荇臣，无念尔祖。"

"天命靡常"——天命是不固定的，它不会永远属于某一个族群或国家。殷商曾经拥有天命，但因为德行衰败而失去了；周虽然是老的邦国，但因为德行纯美而获得了新的天命。

这个观念极为深刻。它意味着天命不是世袭的、永恒的，而是根据人的德行来赋予和收回的。

《尚书·多士》：

"惟殷先人，有典有则。"

"今尔惟时宅尔邑，继尔居，尔亦尚宁干止。尔克敬，天惟畀矜尔；尔不克敬，尔不啻不有尔土，予亦致天之罚于尔躬。"

"尔克敬，天惟畀矜尔"——你们能够恭敬，天就会怜悯你们。"尔不克敬，尔不啻不有尔土，予亦致天之罚于尔躬"——你们不能恭敬，不但会失去土地，还会受到天的惩罚。

### （三）孔子的天命观

孔子继承了周初的天命观念，但又有所发展。

《论语·季氏》：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畏天命"——敬畏天命。孔子认为君子应当敬畏天命，但这种敬畏不是盲目的恐惧，而是基于对天道运行规律的深刻理解。

《论语·述而》：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天生德于予"——天赋予了我德行。面对桓魋的威胁，孔子坦然自若，因为他相信天赋予他的使命还没有完成，桓魋不能把他怎么样。

这种天命观，既不是盲目的宿命论，也不是狂妄的唯意志论，而是一种"尽人事而听天命"的中道态度。

### （四）"自天佑之"的天人合一观

回到"自天佑之"，它体现的是一种天人合一的观念：当人的行为完全顺应了天道（"思乎顺"），完全践行了人道（"履信"，"尚贤"），天与人就合而为一了，天的佑助就是人自己行为的自然结果。

这与《中庸》的"诚"的观念完全一致：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诚"——天道与人道的合一。当人做到了"择善而固执之"，就接近了"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的圣人境界，也就是"自天佑之，吉无不利"的境界。

## 九、小结

"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不是一句空洞的祝福语，而是对君子通过修身、学《易》、观象、玩辞、观变、玩占、履信、思顺、尚贤等一系列功夫之后所达到的终极境界的描述。它体现了先秦思想中天人合一的核心精神：人不是被动地接受天命，而是通过自己的德行和智慧来感召天的佑助。

# 第七章：上古视角——伏羲画卦与圣人作《易》的原始动机

## 一、伏羲画卦的传说

要从上古视角理解这段文字，我们必须追溯到《易》的源头——伏羲画卦。

《繫辭下傳》曰：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这段话描述了伏羲（包牺氏）画八卦的过程：

1. "仰则观象于天"——抬头观察天上的象（日月星辰）
2. "俯则观法于地"——低头观察地上的法则（山川草木）
3. "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观察鸟兽的花纹与地理的特征
4. "近取诸身"——从自身的身体中取象
5. "远取诸物"——从远处的万物中取象
6. "于是始作八卦"——因此创作了八卦
7. "以通神明之德"——用以通达神明的德性
8. "以类万物之情"——用以归类万物的情状

为什么伏羲要画八卦？从这段描述来看，他的动机是：想要理解天地万物的规律（“通神明之德”），并将这些规律系统化、符号化，以便于把握和运用（“以类万物之情”）。

这个动机与“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有着深刻的关联：伏羲画卦，正是为了建立一个关于天地万物之“序”的系统。有了这个系统，后世的君子才有了“居而安”的依据。

## 二、“仰观俯察”的认知方法

伏羲画卦的方法——“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是中国上古认知方法的集中体现。

这种方法有几个特点：

### （一）天地为师

不是从书本中学习（上古没有书本），而是直接从天地中学习。天是最伟大的教师，地是最丰富的教材。

《论语·阳货》：

“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天不说话，但四时运行、百物生长，一切道理都蕴含在天地的运行之中。伏羲“仰观俯察”就是向这位不说话的老师学习。

### （二）象法并观

“观象于天”——天上的现象是“象”。“观法于地”——地上的规律是“法”。

“象”是感性的、直觉的、形象的；“法”是理性的、规律的、抽象的。伏羲把两者结合起来，既观象又观法，既有形象直觉又有规律认知。

这与后来《繫辭傳》中“观象”和“玩辞”的并举是一脉相承的。

### （三）近取远取

“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从近处（自身）和远处（万物）同时取象。

这说明伏羲的认知方法是全方位的、无远弗届的。他不是只关注某一个领域，而是将整个宇宙——从自身到万物、从天上到地下——都纳入他的观察和思考范围。

## 三、八卦的原始意义

伏羲所创作的八卦，每一卦都有其原始的象征意义。

《说卦传》曰：

"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

八卦的基本对应关系是：

- 乾☰ — 天
- 坤☷ — 地
- 震☳ — 雷
- 巽☴ — 风
- 坎☵ — 水
- 离☲ — 火
- 艮☶ — 山
- 兑☱ — 泽

这八种自然现象——天、地、雷、风、水、火、山、泽——构成了上古先民对自然世界的基本认知框架。

为什么正好是这八种？为什么不是七种或九种？

这个问题很有趣。从《说卦传》的描述来看，八卦是成对出现的：天与地、山与泽、雷与风、水与火。每一对都是相反相成的关系。而阴阳二爻的三次组合，恰好产生八种（ $2^3 = 8$ ）不同的排列，这在数学上是完备的。

因此，八卦不是随意的选择，而是阴阳原理在三爻层面的完备展开。它以最简洁的方式涵盖了自然世界的基本范畴。

#### 四、从八卦到六十四卦——复杂化的需要

伏羲创作了八卦，但八卦只有八种排列，对于描述复杂的人事和自然现象来说，还不够精细。因此，后来（传说为文王所为）将八卦两两重叠，形成六十四卦（ $8^2 = 64$ ），三百八十四爻。

为什么要从八卦发展为六十四卦？

《繫辭下傳》曰：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

"八卦成列"——八卦排列完毕。"因而重之"——于是重叠之。"爻在其中矣"——爻（六爻）就在其中了。

八卦是三爻的，只能描述比较简单的情况。六十四卦是六爻的，可以描述更复杂的情况。六爻分为上下两体（每体三爻），上体代表外在环境，下体代表内在状态（或其他对应关系），上下互动，就能更精确地描述各种复杂的人事情境。

这种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反映了上古先民认知能力的不断提升和认知需要的不断增长。

## 五、系辞——从"象"到"辞"的飞跃

有了卦象之后，还需要系以辞——用语言文字来阐述卦象的含义。

《繫辭上傳》曰：

"圣人设卦观象，繫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

"设卦观象"——设立卦来观察象。"繫辞焉而明吉凶"——系上辞以阐明吉凶。

为什么需要系辞？前面已经讨论过，"象"虽然能够直觉地把握事物的整体格局，但毕竟是模糊的、多义的。只有通过语言文字（"辞"），才能将象的含义明确化、具体化。

例如，乾卦（☰☰）的象是"天行健"——天的运行是刚健不息的。但仅凭这个象，还不能告诉人们具体应该怎么做。于是系以辞："元亨利贞"——大通、亨通、利物、正固。再系以爻辞："潜龙勿用"、"见龙在田"、"飞龙在天"、"亢龙有悔"等等，就将"天行健"这个抽象的象落实为具体的行为指导了。

从上古视角来看，从画卦（创造符号系统）到系辞（创造语言解释系统），是人类认知史上的一大飞跃。这个飞跃使得《易》从一个纯粹的占卜工具，变成了一部融合了占卜、哲学、伦理、政治等多种功能的综合性经典。

## 六、圣人作《易》的终极目的

那么，圣人（伏羲、文王、孔子）作《易》的终极目的是什么？

《繫辭上傳》曰：

"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圣人作《易》，是"则"天、"效"天、"象"天——以天为法则、以天为模型、以天为象征。

又曰：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

《易》与天地等齐，所以能够贯穿统括天地之道。

又曰：

"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易》是做什么的？"开物成务"——开启事物、成就事务。"冒天下之道"——涵盖天下的道理。

综合这些论述，圣人作《易》的终极目的是：将天地之道系统化、符号化、语言化，使之成为一个可以学习、传授、运用的知识体系，从而帮助后世的人（君子）理解天道、顺应天道、与天道合一。

这就是"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的上古根源——伏羲画卦、文王重卦系辞，正是为了给后世君子提供一个"居而安"的精神家园。

---

## 第八章：先秦视角——《易》之学与先秦诸子的交汇

---

### 一、儒家与《易》

#### （一）孔子与《易》

孔子与《易》的关系，已如前述。这里补充一些重要的细节。

《论语·述而》：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这句话有不同的版本。鲁论语作"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齐论语作"假我数年"。无论哪个版本，核心意思是一样的：孔子认为学《易》可以使人"无大过"——避免重大的错误。

为什么学《易》可以"无大过"？因为《易》教人观察变化、把握时机、知进知退、知存知亡。一个真正学懂了《易》的人，不会在该进的时候冒进，不会在该退的时候固守，不会在危险来临时毫无察觉——因此可以"无大过"。

这与"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的精神是一致的。"吉无不利"不是说没有困难，而是说能够避免重大的错误，从而保持总体的吉利。

## （二）孟子与《易》

《孟子》一书中，虽然没有大量直接引用《周易》，但孟子的思想与《易》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孟子·离娄上》：

"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

"顺天者存，逆天者亡"——这与"天之所助者，顺也"完全一致。

《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以德行仁者王"——以德行来实行仁政的人能够称王。这与《大有》卦上九"自天佑之"的条件——"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完全吻合。一个以德行仁、履信思顺、尚贤任能的君主，自然会得到天佑人助，"吉无不利"。

## （三）荀子与《易》

《荀子》中有一段极为精彩的论述，与我们讨论的主题密切相关：

《荀子·大略》：

"善为《易》者不占。"

这句话非常值得深思。善于研究《易》的人不需要占卜。为什么？因为真正理解了《易》的人，已经通过日常的"观象玩辞"掌握了天地万物的规律，他在面临决策时不需要借助占筮的外在形式，而是凭借自己内在的智慧和判断力就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这与我们前面的分析完全一致："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是基础性的功夫；"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应用性的功夫。如果基础功夫做到了极致（"善为《易》者"），应用功夫就可以超越外在形式（"不占"），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又《荀子·非相》：

"故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形不胜心，心不胜术。术正而心顺之，则形相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相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

"术正而心顺之"——方法正确而内心顺应之。这里的"术"可以理解为包括《易》之学在内的各种修身处世之术。一个人如果掌握了正确的方法（如"观象玩辞"、"观变玩占"），并且内心顺应天道（"思乎顺"），那么即使外在条件不佳也能成为君子。

## 二、道家与《易》

### （一）《老子》与《易》

《老子》的思想与《周易》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

《老子》第四十章：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反者道之动"——相反（循环往复）是道的运动方式。这与《周易》"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的思想完全一致。

《老子》第三十六章：

"将欲歛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

"将欲歛之，必固张之"——要收缩它，必须先扩张它。这种辩证思维与《周易》的阴阳转化逻辑如出一辙。

《老子》第七十六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坚强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这与《周易》推崇"谦"、"损"（谦逊、减损）的精神一脉相承。

《谦卦·彖传》曰：

"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

"天道亏盈而益谦"——天道减损盈满而增益谦虚。这与老子"强大处下，柔弱处上"的思想完全一致。

从道家的视角来看，"自天佑之"的关键在于"顺"——顺应自然、不强求、不逆反。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无不为"，就是"顺"的最高境界。

## （二）《庄子》与《易》

《庄子》的思想虽然与儒家的《易》学有所不同，但在某些根本点是相通的。

《庄子·大宗师》：

"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知天之所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

"知天之所为"——了解天道的运作。"知人之所为"——了解人事的作为。两者兼知，就是"至"——最高的智慧。

这与《繫辭傳》的精神完全一致："观象玩辞"是了解天道的运作，"观变玩占"是将天道的了解运用于人事。两者兼顾，就是君子修《易》之道的核心。

《庄子·齐物论》：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与"自天佑之"所描述的天人和谐状态有着内在的呼应。

当然，庄子的"天人合一"更偏向于精神的逍遥和自由，而《繫辭傳》的"自天佑之"更偏向于行为的正确和吉利。但两者都以天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为最高理想。

## 三、《管子》与《易》

《管子》是先秦时期齐国的政治哲学著作，其中也包含了与《易》相通的思想。

《管子·内业》：

"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是故此气，杲乎如登于天，杳乎如入于渊。淖乎如在于海，卒乎如在于己。"

"此气……杲乎如登于天，杳乎如入于渊"——这种对"气"的描述，与《乾卦》"潜龙"（入于渊）、"飞龙"（登于天）的意象极为相似。

又《管子·心术上》：

"天之道，虚其无形。虚则不屈，无形则无所位。无所位，故遍流万物而不变。"

"虚其无形"——天道虚空无形。这与《繫辭傳》"《易》无体"的观念相通。

#### 四、法家与《易》

《韩非子》虽然被归为法家，但其思想中也包含了对《易》的运用和阐发。

《韩非子·解老》中有对《老子》的详细注解，虽然不直接论《易》，但其辩证思维与《易》的阴阳转化思想一脉相承。

《韩非子·说林》中记载了大量的历史故事和寓言，许多都体现了"物极必反"、"因势利导"等《易》的核心思想。

#### 五、兵家与《易》

《孙子兵法》的思想与《周易》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

《孙子兵法·虚实篇》：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兵法没有固定的形势，水流没有固定的形态。"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能够根据敌人的变化而取胜的，叫做"神"。

这与《繫辭傳》"唯变所适"的精神完全一致。

又《孙子兵法·始计篇》：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经之以五事"——用五个方面来分析。"一曰道"——首先是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

这里的"道"——"令民与上同意"——就是使人民和君主同心同德。而这种同心同德的基础，不正是"履思乎顺"吗？只有践行信义、顺应人心，人民才会与君主同生共死。

## 六、综合比较

从先秦诸子的视角来看，"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这段话，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如何学习和运用《易》的方法论，更是先秦整体思想的一个缩影。

它包含了：

- 儒家的"修身"精神（居而安、乐而玩）
- 道家的"顺应"智慧（天之所助者，顺也）
- 兵家的"因变制胜"策略（观变玩占）
- 先秦共通的"天人合一"理想（自天佑之）

这说明，《繫辭傳》的这段话，虽然形式上属于儒家的《易》学传统，但其内涵却超越了任何一家，达到了先秦思想的共同高度。

---

## 第九章：象、辞、变、占——《易》之四维度的深入探讨

---

### 一、为什么是四个维度？

我们已经分析了"象"、"辞"、"变"、"占"各自的含义。现在让我们从整体上思考：为什么《繫辭傳》要提出这四个维度？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首先回顾：

- 象（卦象、爻象）——《易》的视觉符号系统
- 辞（卦辞、爻辞）——《易》的语言表达系统

- 变（卦变、爻变）——《易》的动态运演系统
- 占（占筮判断）——《易》的实际应用系统

这四个维度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认知和实践框架：

象（符号）→ 辞（语言）→ 变（动态）→ 占（应用）

从"象"到"辞"，是从符号到语言的翻译过程。从"辞"到"变"，是从静态理解到动态把握的提升过程。从"变"到"占"，是从理论认知到实践应用的转化过程。

同时，这四者又不是单向的线性关系，而是相互循环、相互促进的：

- 观象有助于理解辞——看到卦象，更容易理解卦辞和爻辞的含义。
- 玩辞有助于深入观象——通过品味辞的内容，更能发现象的深层含义。
- 观变有助于灵活运用辞——看到变化，才能知道如何灵活地解读和运用辞。
- 玩占有助于验证象——通过实际的占筮和验证，可以反过来加深对象的理解。

## 二、《繫辭傳》中关于象、辞、变、占的其他论述

《繫辭傳》中有大量关于象、辞、变、占的论述，值得我们仔细研读。

### （一）关于"象"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繫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繫辭上傳》）

"见天下之赜"——看到天下的复杂深奥。"拟诸其形容"——比拟其外在形态。"象其物宜"——象征其内在规律。

这段话告诉我们，"象"的功能是将天下万物的复杂性简化为可以把握的符号。就好比地图——地图不是地形本身，而是对地形的简化表达，但通过地图可以了解地形的基本特征。

又：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繫辭下傳》）

"象也者，像也"——象就是像。"像"有"类似"的意思。卦象之所以叫"象"，是因为它"像"（类似于、模拟了）天下万物的形态和规律。

## （二）关于“辞”

“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繫辭上傳》）

系辞的目的是“断其吉凶”——判断吉凶。

又：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变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补过也。”（《繫辭上傳》）

“彖者，言乎象者也”——彖辞（卦辞）是说明卦象的。“爻者，言乎变者也”——爻辞是说明变化的。“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吉凶是说明得失的。“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悔吝是说明小过失的。“无咎者，善补过也”——无咎是善于补救过失的。

这段话清楚地展示了辞（彖辞和爻辞）的层次结构：彖辞说明整体之象，爻辞说明具体之变，吉凶悔吝无咎则是对人事得失的不同等级的判断。

## （三）关于“变”

“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繫辭上傳》）

变化产生于刚（阳）柔（阴）的相互推移。

“《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繫辭下傳》）

事物发展到极致就会变化，变化就能疏通，疏通就能长久。

“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繫辭下傳》）

“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天下的一切变动，归根结底是统一于“一”（太极、道）的。

这是一个极为深刻的观点：看似纷繁复杂的变化，背后有着统一的规律。“观变”就是要透过现象看到这个统一的规律。

#### (四) 关于"占"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繫辭上傳》）

这段话明确指出，《易》有四种"圣人之道"：

1. "以言者尚其辞"——用言语表达的人重视辞。
2. "以动者尚其变"——用行动的人重视变。
3. "以制器者尚其象"——制作器物的人重视象。
4. "以卜筮者尚其占"——卜筮的人重视占。

这与我们讨论的"观象玩辞"、"观变玩占"形成了完美的对应。四种人（言者、动者、制器者、卜筮者）分别侧重四个维度（辞、变、象、占），但理想的君子应当四者兼顾。

### 三、四维度的辩证统一

象、辞、变、占，这四者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辩证统一的。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

这里先说"序"（象的层面），后说"辞"（辞的层面）。

"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

这里"象"与"辞"并举，"变"与"占"并举。

"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这是四者统一的最终结果。

从辩证的角度来看：

- 象是辞的基础——没有象，辞就没有依据。
- 辞是象的阐明——没有辞，象就停留在模糊的直觉层面。
- 变是象和辞在时间维度上的展开——象和辞是静态的，变是动态的。
- 占是象、辞、变的综合运用——占需要同时考虑象、辞和变。

四者合一，才能达到对《易》的全面把握，也才能达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的境界。

#### 四、四维度与人的四种能力

从人的认知能力的角度来看，象、辞、变、占分别对应着不同的能力：

- **观象**——需要“直觉”能力：能够从卦画中直接感知其蕴含的意象和气象。
- **玩辞**——需要“理解”能力：能够深入地理解语言文字的含义和逻辑。
- **观变**——需要“洞察”能力：能够敏锐地感知事物变化的趋势和方向。
- **玩占**——需要“判断”能力：能够综合各种信息做出正确的决策。

直觉、理解、洞察、判断——这四种能力的全面发展和协调运用，正是《易》学所要培养的核心素养。

这与儒家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的修养次第有着内在的呼应。格物致知需要直觉和理解，诚意正心需要洞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需要判断。

#### 五、四维度与天地人三才

《繫辭下傳》曰：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六爻对应着三才（天、地、人）：

- 初爻、二爻——地道
- 三爻、四爻——人道
- 五爻、上爻——天道

从三才的角度来看，四维度也可以与三才相对应：

- **象**——偏重于天道和地道的层面。卦象取自天地万物的形象。
- **辞**——偏重于人道的层面。辞是人的语言，用人的概念来表达。
- **变**——贯通天地人三才。天有日月消长之变，地有寒暑往来之变，人有吉凶得失之变。
- **占**——将天地人三才的信息综合运用用于具体的人事决策。

## 第十章：修身之道——从"观象玩辞"到"吉无不利"的实践路径

### 一、为什么"观象玩辞"是修身之道？

到目前为止，我们主要是从学术和认知的角度来讨论"观象玩辞"和"观变玩占"。但这段话的更深层含义，实际上是关于修身之道——如何通过学习和运用《易》来完善自己的人格和行为。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繫辭傳》所讨论的"君子"，不是一个学者或占卜师，而是一个道德主体。"君子"的首要追求不是知识或技能，而是德行。

《论语·子路》：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修己以敬"——修养自己，保持恭敬。这是君子的第一步。"修己以安人"——通过修养自己来安定身边的人。"修己以安百姓"——通过修养自己来安定天下百姓。

由此可见，君子的一切学问和能力，最终都是为了"修己"和"安人"。学《易》也不例外。

### 二、"观象"与修身

"观象"如何与修身联系起来？

让我们看看《象传》——《周易》中专门从象的角度阐述各卦义理的部分。《象传》中的"大象辞"几乎每一条都以"君子以……"或"先王以……"的句式出现，直接将卦象与君子的行为联系起来。

举几个例子：

- **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的运行刚健不息，君子观此象而效法之，因此自强不息。
- **坤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大地的气势宽厚顺承，君子观此象而效法之，因此以深厚的德行承载万物。
- **蒙卦**："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山下涌出泉水，蒙昧初开，君子观此象而效法之，因此果断行动、培育德行。
- **小畜卦**："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风在天上吹行，小有蓄积，君子观此象而效法之，因此修美文德。
- **泰卦**："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天地交泰，君主观此象而效法之，因此裁成天地之道，辅助天地之宜，以左右人民。

- **否卦**："天地不交，否，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 天地不交，否闭不通，君子观此象而知之，因此收敛德行以避难，不可贪求荣禄。
- **谦卦**："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 地中有山（山在地下，高者自卑），谦虚之象，君子观此象而效法之，因此减多增寡、公平施与。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观象"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认知活动，更是修身上的自我教育。每一个卦象都是一面镜子，照出天地之道，也照出君子应当效法的行为准则。

### 三、"玩辞"与修身

"玩辞"如何与修身联系起来？

爻辞中包含着大量关于行为指导的内容——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什么行为会招致凶险、什么行为会带来吉利。

例如：

- **乾卦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要整天勤勉不懈，到了傍晚还要保持警惕，好像面临危险一样，这样才能没有过错。
- **坤卦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正直、端方、宏大（的品德），不需要刻意练习就无所不利。
- **讼卦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不要长久地纠缠于争讼之事，虽然会有一些批评的言论，但最终是吉利的。
- **师卦六三**："师或舆尸，凶。"——军队可能载着尸体回来，凶险。（如果指挥不当，出征就会失败。）
- **损卦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损之。"——事情已经了结就赶快前往，没有过错，但要酌情减损。

这些爻辞中蕴含的行为指导，不是抽象的道德说教，而是针对具体情境的具体建议。君子通过反复"玩"这些辞，将各种情境下的正确行为方式内化于心，到了实际遇到这些情境时，就能自然而然地做出正确的选择。

这就好比一个学武之人，平时反复练习各种套路和招式（"居则……玩其辞"），到了实战中就能灵活运用（"动则……玩其占"）。

### 四、从"无咎"到"吉无不利"

在《周易》的价值体系中，"无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等级。

"无咎"不是说没有困难或挫折，而是说虽然经历了困难和挫折，但最终没有留下过错和遗憾。

《繫辭上傳》曰：

"无咎者，善补过也。"

"善补过"——善于补救过失。一个人不可能永远不犯错误，但如果他能够在犯错之后及时察觉、及时补救，就能达到"无咎"的状态。

而"吉无不利"比"无咎"更高一层——不仅没有过错，而且积极吉利。

从"无咎"到"吉无不利"，需要经过一个修养的递进过程：

1. **知过**——首先要能够认识到自己的过错。这需要"观象"和"玩辞"的功夫。
2. **改过**——然后要能够改正过错。这需要"观变"和"玩占"的功夫。
3. **无过**——进而达到很少犯错的境界。这需要长期的积累和修养。
4. **吉利**——最终达到所行皆吉的境界。这需要"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的德行完备。

孔子说"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正是指向这个修养过程——通过学《易》，首先达到"无大过"（没有重大的过错），然后逐步接近"吉无不利"的理想境界。

## 五、修身与治世的统一

在先秦思想中，修身和治世是统一的。

《大学》曰：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无论天子还是庶人，都以修身为根本。

《繫辭傳》所讨论的"君子观象玩辞、观变玩占"，表面上看是个人的修养功夫，但其最终目标不仅仅是个人的"吉无不利"，更是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吉无不利"。

《繫辭下傳》曰：

"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圣人作《易》，是出于对天下忧患的深切关怀。他们希望通过《易》，教导后世的君子如何修身、如何处世、如何治国，从而使天下归于太平。

因此，“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不仅仅是个人的福报，更是对整个社会和国家的美好愿景。一个能够“观象玩辞、观变玩占”的君子，当他治理国家、教化人民的时候，整个国家都会受到天的佑助，“吉无不利”。

## 六、先秦圣贤的修身实践

让我们用几个先秦圣贤的例子来说明“观象玩辞、观变玩占”如何体现为修身和治世的实践。

### （一）舜

《尚书·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浚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

“浚哲文明，温恭允塞”——深明睿智、文采光明、温和恭敬、诚信充实。

又《论语·卫灵公》：

“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舜的治理天下是“无为而治”——“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只是恭敬自己的德行、端正地面向南方。

这种“无为而治”，正是“居而安”于天道之序的最高体现。舜不需要繁复的行政措施，只需要以自己的德行感化天下——这就是“自天佑之，吉无不利”的政治实践。

### （二）周公

周公是先秦传统中极为重要的圣人。

《尚书·无逸》（周公诰成王）：

“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穡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艰难，乃逸，乃谚。既诞，否则侮厥父母，曰：‘昔之人无闻知。’”

“君子所其无逸”——君子应当不安逸。这与“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是同一种精神。

周公辅佐成王，制礼作乐，奠定了周朝八百年的基业。他的一生正是“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的典范——平时深入研究天道和人事（据说他制定了《周礼》的各种制度），遇到变故时

果断决策（如东征平叛）。

### （三）管仲

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是先秦政治家中的杰出代表。

《论语·宪问》：

"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孔子对管仲的评价极高，甚至用了"如其仁"的赞语。

管仲的政治实践，处处体现了"观变"和灵活应对的智慧。他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九次会合诸侯），每一次都是审时度势、因势利导的结果。这就是"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的政治实践。

### （四）子产

子产是春秋时期郑国的名相。

《左传·襄公三十年》：

"子产为政，有事伯石，赂与之邑。子大叔曰：'国皆其国也，奚独赂焉？'子产曰：'无欲实难。皆得其欲以从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四方之患，而谁有之？'"

子产的政治智慧在于他能够"因势利导"——他不是硬碰硬地推行政策，而是通过满足各方的利益诉求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标。这就是"观变"的智慧。

又《左传·昭公十八年》记载，郑国发生大火，子产在救灾过程中展现了极高的组织能力和决策能力。他"使公孙登徙大龟"，"使祝史徙主禘于周庙，告于先君"，"子产授兵，登陴"——条理分明、有条不紊。这就是"动则观其变"的实际表现。

---

## 第十一章：深层追问——为什么这段话如此重要？

---

### 一、第一个追问：人为什么需要"居而安"？

人为什么需要一个"居而安"的精神安顿之所？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极为深刻。动物不需要"居而安"——它们按照本能行事，没有精神上的焦虑和不安。但人不同。人有自我意识，有对死亡的认知，有对意义的追问——正是这些使人产生了精神上的不安。

《论语·为政》：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罔"——迷惑。"殆"——危险。学而不思、思而不学，都会导致精神上的不安。

《庄子·齐物论》：

"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

庄子描述了人精神上的纷扰——大智小智、大言小言，醒着的时候心与外物交构、整天勾心斗角。这种纷扰正是人精神不安的根源。

"居而安"于《易》之序，就是为了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当人找到了一个可以安顿精神的终极依据——天地万物的根本秩序——他就不再被日常的纷扰所动摇，不再被得失的起伏所困扰，达到了一种深层的安定和从容。

## 二、第二个追问：为什么是《易》而不是其他？

为什么说"君子所居而安者"是"《易》之序"，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比如，为什么不是《诗》之情、《书》之事、《礼》之仪、《乐》之和？

这个问题涉及《易》在先秦经典中的独特地位。

《礼记·经解》引孔子曰：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洁静精微，《易》教也"——洁净、安静、精到、微妙，这是《易》之教化的特点。

与其他经典相比，《易》有什么独特之处？

- 《诗》主情感——但情感是变动不居的，不足以作为"居而安"的终极依据。

- 《书》主历史——但历史是特定的、具体的，不够普遍。
- 《礼》主规范——但规范是外在的、制度性的，需要内在的理据来支撑。
- 《乐》主和谐——但和谐是一种效果，不是原因。
- 《春秋》主褒贬——但褒贬需要判断标准。

而《易》——它揭示的是天地万物最根本的运行规律：阴阳消长、刚柔相推、变化不息、循环往复。这些规律是最普遍的（适用于一切事物）、最根本的（其他一切规律都可以从中推导出来）、最恒常的（不因时代和地域的变化而改变）。

因此，只有《易》之序才足以作为“居而安”的终极依据。其他经典都可以看作是《易》之道在特定领域的具体展开：《诗》是《易》在情感领域的展开，《书》是《易》在历史领域的展开，《礼》是《易》在制度领域的展开，《乐》是《易》在艺术领域的展开，《春秋》是《易》在政治评判领域的展开。

《繫辭上傳》曰：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易》与天地准"——《易》与天地同等。"弥纶天地之道"——涵盖贯通天地之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包括天地的一切变化而没有遗漏。"通乎昼夜之道而知"——通达昼夜（阴阳）之道而有智慧。

正是因为《易》具有这种包举天地、无所不通的特性，它才能成为君子“居而安”的终极依据。

### 三、第三个追问：人人都能达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吗？

"自天佑之，吉无不利"是一个理想境界。但这个境界是人人都能达到的吗？

从《繫辭傳》的逻辑来看，答案是：理论上是的，但实际上很难。

为什么理论上是的？因为“天”不偏私，“天之所助者，顺也”——任何人只要做到了“顺”，都可以得到天的佑助。

《论语·颜渊》：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子夏的话暗示，只要"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天道自然会给予回报——"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为什么实际上很难？因为"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极难。

《繫辭上傳》曰：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

"百姓日用而不知"——普通人每天都在"用"道（因为道无处不在），但他们不"知"道。"故君子之道鲜矣"——所以真正懂得君子之道的人很少。

"不知"就不能"顺"——你不知道天道是什么，怎么能顺应它？因此，虽然天道对所有的人是公平的，但只有真正"知道"并"顺道"的人（即通过"观象玩辞、观变玩占"来深入理解和实践天道的人），才能达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的境界。

这就回到了"学"的重要性。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一切从学习开始。不学则不知，不知则不行，不行则不果。"观象玩辞、观变玩占"就是学《易》的具体方法，通过这种方法来知道、来行道、来得道。

#### 四、第四个追问：天真的会"佑"人吗？

这是一个更为根本的追问。天是否真的是有意志的、能够有意识地"佑助"某些人？还是说"自天佑之"只是一种隐喻？

在先秦思想中，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回答。

##### （一）人格神意义上的"天"

在上古传统中（如殷商），"天"（或"帝"）被视为人格神——一个有意志、有情感、能赏善罚恶的至上存在。

《诗经·大雅·荡》：

"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

这里的"上帝"就是有意志的人格神。

## （二）自然法则意义上的"天"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越来越多的思想家开始将"天"理解为自然法则而非人格神。

《荀子·天论》：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

"天行有常"——天的运行有固定的规律。"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不因为尧（贤君）而存在，不因为桀（暴君）而消亡。

在这种理解下，"自天佑之"可以被解释为：当人的行为完全符合自然法则时，自然会产生好的结果——这不是天有意识地"佑助"，而是自然规律自动运作的结果。

## （三）《繫辭傳》的立场

《繫辭傳》的立场似乎介于两者之间。它既保留了上古传统中"天"的尊崇地位（使用"天佑"这样的词汇），又暗示了天的佑助是有条件的（"天之所助者，顺也"），从而将天的佑助与人的行为联系起来，避免了纯粹的宿命论。

这种立场可以概括为：天有其道（自然法则），人顺其道（正确行为），则天道自然佑助之。天不是一个任意行事的人格神，也不是一个完全冷漠的自然机制，而是一个有其内在规律的、与人相互感应的宇宙力量。

这种"天人感应"的思想，是先秦思想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命题。它避免了两个极端：一是将天完全人格化（导致迷信），二是将天完全去人格化（导致虚无）。《繫辭傳》的"自天佑之"，正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了一个微妙的平衡点。

## 五、第五个追问：这段话在今天还有意义吗？

虽然本文的讨论限定在先秦和两汉的范围内，但我们仍然可以从先秦的视角来思考这个问题。

先秦思想家在创作这些经典时，他们是为特定时代而写，还是为万世而写？

《繫辭下傳》曰：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又曰：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

圣人作《易》，确实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殷末周初的忧患）。但《易》所揭示的道理——阴阳消长、刚柔相推、变化不息——是超越特定历史背景的普遍规律。

《繫辭上傳》曰：

"天下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

"天下殊途而同归"——天下的道路虽然不同，但最终归向同一个目的地。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处境，面临的具体问题可能不同，但所遵循的根本规律是相同的。

因此，从先秦的视角来看，"观象玩辞、观变玩占"的方法论，以及"履信思顺、尚贤"的价值观，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遍意义。

---

## 第十二章：全文总论——从《繫辭》一段看《易》之精义

---

### 一、这段话的结构之美

让我们最后一次完整地审视这段话：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这段话的结构极为精美：

第一层（总论）：

- 君子 → 居而安 → 《易》之序
- 君子 → 乐而玩 → 爻之辞

第二层（分论）：

- 居 → 观象 + 玩辞
- 动 → 观变 + 玩占

第三层（结论）：

- 是以 → 自天佑之 → 吉无不利

从总论到分论到结论，层层推进、环环相扣、逻辑严密。总论提出大纲（居安于序、乐玩于辞），分论展开具体方法（居观象辞、动观变占），结论推出最终效果（天佑吉利）。

这种结构本身就体现了《易》的精神：有"序"（次序、秩序）、有"变"（从总到分、从静到动的变化）、有"终"（最终的归结）。

## 二、这段话的核心精神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段话的核心精神，那就是：

君子通过对《易》的深入学习和灵活运用，达到与天道合一的境界，从而获得天的佑助、万事吉利。

这个核心精神包含了以下几个要素：

1. **主体**：君子——具有道德修养和认知能力的人。
2. **对象**：《易》——揭示天地万物根本秩序的经典。
3. **方法**：观象、玩辞、观变、玩占——全方位的学习和运用。
4. **条件**：居而安、乐而玩——内心安定、主动愉悦。
5. **路径**：居（平时积累）→ 动（临事运用）。
6. **结果**：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天人合一，万事吉利。

## 三、这段话与《周易》整体精神的关系

这段话是《周易》整体精神的一个缩影。《周易》的整体精神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 （一）天人合一

《周易》的根本追求，是实现天道与人道的合一。天有其道（阴阳消长、变化不息），人有其道（修身处世、治国平天下）。当人道完全顺应了天道，天人就合而为一了——"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 （二）变易与不易

《周易》的名字本身就包含了两层含义："易"既有"变易"的意思（一切都在变化），也有"不易"的意思（变化的背后有不变的规律）。"观变"是认识"变易"，"观象玩辞"是把握"不易"。两者结合，才能在变化中把握规律、在规律中应对变化。

另有一义为"简易"——复杂的道理用简洁的方式表达。八卦的符号系统（阴爻和阳爻的组合）就是一种极为简洁的表达方式，却能涵盖天地万物的一切变化。

### （三）自强与谦顺

《周易》既强调自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又强调谦顺（“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谦，亨，君子有终”）。自强是“动”的精神——积极进取、不断努力；谦顺是“居”的精神——安于其位、虚怀若谷。两者合在一起，就是“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静时谦虚学习、动时刚健进取。

### （四）忧患与乐观

《周易》既有深切的忧患意识（“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有乐观的精神追求（“乐天知命，故不忧”）。忧患是“居而安”之前的动力——正因为忧患，才要寻找安身立命的依据；乐观是“居而安”之后的状态——找到了依据之后，就能“乐而玩”，不再忧虑。

## 四、这段话的历史回响

这段话在先秦之后的两汉时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史记·太史公自序》：

“《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

司马迁认为《易》“长于变”——最擅长论述变化。这正呼应了“动则观其变”的精神。

又《史记·日者列传》载司马季主言：

“夫卜者，所以决疑，定犹豫。若已明而无疑者，何卜之为？”

“所以决疑”——卜筮是用来解决疑难的。如果已经没有疑惑，就不需要卜筮了。这与“善为《易》者不占”（《荀子》）的精神一致。

## 五、结语：安于道、乐于学、明于变、善于行

最后，让我们用四个关键词来总结这段话对我们的启示：

**安于道**——“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找到天地万物的根本秩序，以之为精神安顿的终极依据。

**乐于学**——“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以悦乐的态度、深入的方式来研习和体味经典。

**明于变**——“动则观其变”。敏锐地洞察事物变化的趋势和方向。

善于行——“玩其占”。综合各种信息，做出明智的判断和正确的行动。

安于道、乐于学、明于变、善于行——这四者，就是这段话所描绘的君子修《易》之道的完整图景，也是一条通向“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之终极境界的道路。

---

## 余论

---

### 一、《易》道之广大

《繫辭上傳》曰：

“《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

“广矣大矣”——《易》之道广大无边。“远则不御”——论远没有尽头。“迩则静而正”——论近则安静而端正。“天地之间则备矣”——论天地之间则无所不备。

本文所探究的这一段话，不过是《繫辭傳》中的一小段，而《繫辭傳》不过是“十翼”中的一篇，而“十翼”不过是对《周易》经文的阐释。《周易》经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每一卦、每一爻都蕴含着无穷的道理。以有限之文字，穷无限之《易》理，犹如以蠡测海、以管窥天，所得不过万一而已。

然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第六十四章），“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荀子·劝学》）。从这一段话入手，深入挖掘、反复玩味，也不失为走近《易》道的一条途径。

### 二、“居而安”在先秦社会中的意义

先秦时代是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西周末年王室衰微，春秋时期礼崩乐坏，战国时期列国争雄。在这样一个“天下无道”的时代，知识分子何以自处？

《论语·微子》记载了几个“隐者”与孔子的遭遇：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面对天下之乱，长沮、桀溺选择了"辟世"（逃避世俗），而孔子选择了"不与易"（不放弃）。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人不能和鸟兽住在一起。"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我不和这些人（天下之人）在一起，又和谁在一起？

孔子之所以能够在"天下无道"的环境中坚持不放弃，正是因为他"所居而安者"是天地之道——一个不因外在环境的好坏而改变的、永恒的精神依据。

同样，在春秋战国的乱世中，那些以《易》为学的君子们——无论他们是在朝为官还是在野隐居——都因为有《易》之序作为精神的安顿之所，而能够保持内心的安定和行为的正直。

### 三、从"玩"到"悟"

我们在前面详细讨论了"玩"字的含义。但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玩"的终极目的是什么？

"玩"不是目的，"悟"才是目的。通过反复地"玩"——反复地观察、品味、体会、思考——最终达到一种豁然贯通的"悟"的境界。

《论语·为政》：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温故知新"——通过反复温习已有的知识，获得新的领悟。这就是"玩"的过程和"悟"的效果。

《孟子·尽心下》：

"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

"博学详说"是"玩"的过程——广泛学习、详细阐述。"反说约"是"悟"的效果——回过头来用简洁的方式表达核心要义。

君子"乐而玩"爻辞，最终要达到的是对《易》之道的透彻领悟——不仅知道每一卦每一爻说了什么，更领悟了它们背后的统一原理。这种领悟一旦达成，就不再需要一卦一爻地死记硬背，而是"从心所欲不逾矩"——随手拈来，皆合《易》理。

### 四、"自天佑之"与个人命运

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个最切实的问题："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对个人命运究竟意味着什么？

《论语·颜渊》：

"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生死是命中注定的，富贵是天所决定的。

这是否与"自天佑之"矛盾？如果命运是注定的，那么"观象玩辞、观变玩占"有什么用？

不矛盾。因为"死生有命"说的是人力所不能改变的部分（如天灾、疾病等），而"自天佑之"说的是通过人的正确行为可以影响的部分。

打个比方：天下雨是人不能控制的（"死生有命"），但是否带雨具出门是人可以选择的（"观变玩占"）。一个善于"观变"的人，出门前看到天色阴沉，就会带上雨具——这不是改变了天气，而是顺应了天气变化做出了正确的应对。结果：他虽然遇到了雨，但没有被淋湿。这就是"自天佑之"——不是天不下雨了，而是他因为正确的应对而没有受损。

《孟子·尽心上》：

"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夭寿不贰"——无论短命还是长寿，都不动摇。"修身以俟之"——修养自身来等待命运。"所以立命也"——这就是确立自己命运的方式。

"立命"不是"造命"——不是说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命运，而是说人可以通过修身来确立自己面对命运的态度和方式。"自天佑之"也是同理——不是说人可以操控天意，而是说人可以通过"履信思顺、尚贤"的德行来感召天的佑助，使自己在各种命运的情境中都能保持"吉无不利"。

《繫辭下傳》曰：

"乐天知命，故不忧。"

"乐天知命"——乐于天道、了解命运。"故不忧"——所以不忧虑。这是"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在心理层面的体现：一个真正达到了这个境界的人，无论外在的命运如何起伏，内心都是安定的、从容的、不忧虑的。

这或许就是"吉无不利"的最深层含义——不是说一切外在事务都顺利，而是说内心永远处于安定和光明之中。一个内心安定、光明的人，即使身处逆境，也能坦然面对、从容应对——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确实是"吉无不利"的。

## 五、终章之言

《繫辭上傳》末尾曰：

"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

知道变化之道的人，大概就知道了神明的作为吧！

"神之所为"——神明的作为。在先秦语境中，"神"不仅仅是神灵，更是指万物变化的深层规律——那种超越人的常规认知、却又确实存在并发挥作用的力量。

"知变化之道"——就是通过"观象玩辞、观变玩占"来深入理解万物变化的规律。达到了这个境界，就"知神之所为"了——不是说成为了神，而是说理解了神（宇宙深层规律）的运作方式。

而一个理解了宇宙深层规律运作方式的人，他的行为自然会与这些规律协调一致，自然会"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此之谓也。

## 附录：本文所引先秦及两汉典籍目录

1. 《周易》（含经文及十翼：《彖传》、《象传》、《繫辭传》、《文言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
2. 《尚书》（《尧典》、《舜典》、《汤誓》、《洪范》、《太甲》、《多士》、《无逸》）
3. 《诗经》（《大雅·文王》、《大雅·荡》、《卫风·淇奥》）
4. 《左传》（僖公十五年、僖公二十五年、襄公九年、襄公二十一年、襄公三十年、昭公二年、昭公五年、昭公十二年、昭公十八年、闵公元年）
5. 《国语》（《晋语四》）
6. 《论语》（《学而》、《为政》、《里仁》、《述而》、《泰伯》、《子路》、《宪问》、《卫灵公》、《阳货》、《微子》、《季氏》、《雍也》、《颜渊》）
7. 《孟子》（《公孙丑上》、《离娄上》、《离娄下》、《尽心上》、《尽心下》）
8. 《荀子》（《劝学》、《大略》、《天论》、《非相》）
9. 《老子》（第八、十六、二十五、三十六、四十、四十二、六十四、七十六章）

10. 《庄子》（《齐物论》、《大宗师》）
  11. 《礼记》（《中庸》、《大学》、《乐记》、《经解》）
  12. 《周礼》（《春官·太卜》）
  13. 《管子》（《内业》、《心术上》）
  14. 《韩非子》（《解老》、《说林》）
  15. 《墨子》（《尚贤》）
  16. 《孙子兵法》（《始计篇》、《虚实篇》）
  17. 《吕氏春秋》
  18. 《史记》（《孔子世家》、《周本纪》、《仲尼弟子列传》、《儒林列传》、《太史公自序》、《日者列传》）
  19. 《汉书》（《儒林传》）
- 

玄机编辑部 谨识

---

原文链接: <https://profound.fate-craft.com/blog/yijing-xici-junzi-an>

天问 · 先秦文化研究 | profound.fate-craft.com